



文集書信

以群譯

高 爾 基 文 藝 書 信 集
給 初 學 寫 作 者
以 羣 譯

讀 書 出 版 社



高爾基繪像
(P.Vasiliev作)

目次

高爾基與初學寫作者（代序）……………

給初學寫作者

一 給亞倫斯·加凱爾女士……………

「您還沒有明明白白地抓住自己底個性！」

二 給布拉洛夫斯基……………

「你要更直接，更真實地觀察自己底周圍。」

三 給格萊賓西特可夫……………

1. 「可否請您爲『現代人』寫一個短篇。」

2. 「不可奔走追逐成功！」

3. 「以自己底理性和意志企圖自己底生活的幸福！」

四 給沙哈洛夫……

二二三

「在這錯雜的歷史事件中發見自己。」

五 給茲波夫斯基……

二二六

「除風景畫之外，還有風俗畫。」

六 給伊凡諾夫……

二二八

1. 「您可以寫一篇不太長的速寫嗎？」

2. 「希望您相信您底成功！」

七 給加茲奈里遜……

三二一

「在您那兒看不出詩才。」

八 給里亞普樂夫……

三二二

「盡量寫；排成鉛字，並沒有焦急的必要。」

九 給里伏夫·羅加契夫斯基……

三二四

1. 「請您更用功一點！而在教訓人的時候，請更留心一點！」

- 一〇 給斯爾格維支……………三八
2. 「您也應該和它們（新雜誌）接近起來吧！」
- 「只有用適合的優美的衣裳包裹了您底思想的時候，人們才會領聽您底詩。」
- 一二 給姆拉歇夫……………四〇
- 「採取一點歷史的立場，并減少一點神經過敏，那末一切都可順利進行。」
- 一三 給斯爾格捷夫……………四四
1. 「要不失了熱情。而心裏忍耐着笑。」
2. 「如果感到了自己是一個文學者，那末就非始終做文學者不可。」
3. 「要更謙遜，更冷靜一點！」
- 一四 給斯洛鳩斯基……………五二
- 「必須寫得平易，簡潔。」
- 一五 給佛倫凱爾……………五五
- 「托爾斯泰並沒有死。」
- 一六 給某青年作家……………五六

「文學的真實，是從同類的許多事實中提出來的精華。」

一六 給兩位青年作家的公開信.....六〇

「作家必須了解：它（現實底現象）是崩潰的舊世界底碎片，或是新世界底微芽。」

一七 給某青年作家.....六八

「請多多地閱讀文學巨匠底作品！」

一八 給拉托文.....七一

「不要將您底全部注意單停留在自己身上。」

一九 給馬克西莫夫.....七四

「我想勸您：現在立刻開始寫最單純的——例如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短篇。」

二〇 給阿夫米安.....七五

「不可以做魯賓遜！生活、叫喊、笑、罵、愛都是必要的。」

二一 給某青年作家.....七八

「勞動層愈深刻而廣泛地實現了它底歷史使命，則不忠於勞動層的人，機械地

適應勞動層底事業的人就會逃得愈遠。」

二二 給某青年作家

「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

八一

二三 給某青年作家

「讚賞之辭給了他有害的結果。——因為他以此發生了自負心，而引起了不考慮語言底意義而裝飾語言的傾向。」

八六

二四 給某青年作家

「什麼也不指教人的書籍是不能存在的。」

八九

二五 給某青年作家

「現代青年文學者，大抵都用功不足，因此進步遲緩。」

九三

二六 給某青年作家

「應該探求語言底簡單明瞭性。」

九七

二七 給某青年作家

「藝術家創造藝術的真理，像蜜蜂釀蜜一樣；蜜蜂是從各種花裏一點點地採

一〇二

集最必要的分子的。」

二八 給某青年……………一〇五

「您還是做點什麼別的工作，比鼓吹這樣的蠢話好些。」

附 輯

一 給契可夫

- 一 生活的態度……………一〇九
- 二 寫作的態度……………一一二
- 三 寫作的方法……………一一六
- 四 關於托爾斯泰……………一二一
- 二 給安特列夫
 - 一 安特列夫的自白（附錄）……………一二五
 - 二 文學底使命……………一三三
 - 三 對於托爾斯泰的尊敬……………一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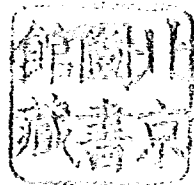
四	寫作和生活	一四二
五	「陳舊的感情」	一四八
六	論爭	一五一
七	關於安特列夫底劇作	一五二
	三 給象徵主義者安菲塔特洛夫	
一	「我底名字要和別的人們底名字並列地寫。」	一五五
二	「我再抗議用大號鉛字。」	一五六
三	「我們必須放棄個人的利益而從事集團工作。」	一五七
四	「對於您底意見——我脫離雜誌一定要發生糾紛——是難以贊同的。」	一五八
	四 高爾基和蕭伯納的通信	
一	蕭伯納給高爾基	一六一
二	高爾基給蕭伯納	一六三
三	高爾基給蕭伯納	一六四

高爾基與初學寫作者（代序）

——作爲青年底導師的高爾基——

高爾基——是無產階級文學之祖，是現代世界文學底最偉大的巨匠。這是沒有爭論底餘地的事實，他底幾百萬字的光輝的著作，給這作了有力的證明。然而，偉大的作家——高爾基底業績，是否僅止於那幾百萬字有形的著作呢？不是的，他不僅是幾百萬字巨大作品底作者，同時也是現實的革命事業底忠實的實踐者，和前進的文學青年底不倦的指導者。

自一九〇八年旅居意大利底加普里島以後的二十幾年間，他一直沒有間斷過對於初學寫作者的指導的工作。他經常地收到青年們底要求批評的稿件和提出問題的信件，他甚至連最幼稚的稿件和未成年者底書信，都精細地閱讀，誠懇地作答。這裏，且舉出一個有趣的例來說明他這種精神：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托爾斯泰死後，有一個七歲的孩子名叫佛倫凱爾，寫了一封信給高爾基說：「俄國底大作家都死完了，只剩下你一個。所以，請你寫點故事寄給我。」高爾基接到這封天



眞的信之後，立刻從加普里給了他一封回信，大意說：「是的，托爾斯泰這個人是死掉了，但是這個偉大的作家却活著。他常常和我們在一起。……我想勸你讀異常優秀的作家科洛倫珂。最好求你父親將科洛倫珂的「管鐘樓的老人」這小故事讀給你聽。謝謝你底信，寄你預約的叢話。并將一起寄你兩三張加普里底圖畫明信片。」（見本書五四——五五頁）

高爾基底這一類工作底成績是不可衡量的，到現在還能給我們看到的雖然只有幾十封信和幾篇論文，然而他所給予初學寫作者的影響却是無比地巨大。

他自己說：「青年作家迷了方向，不知怎樣處理自己好的時候。我應該指示他——我二十餘年來的文學工作給我這樣的權利。這是沒有爭論底餘地的權利。」（見本書四九頁，此信寫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其實，這不是他底「沒有爭論底餘地的權利」，而是一種不容推却的義務。由于高爾基忠誠不倦地担負起了這種義務，使得多少初學寫作者從迷誤中得救，在艱難中成長。他對於俄國青年們的那些珍貴的教訓，就是對於今日的我們，也還是有着同樣的意義的。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高爾基對於初學底作者的指導工作底全部，然而僅就我們所能看到那幾十封信和幾篇論文，也可以明瞭他給了青年們怎樣寶貴的教訓。

高爾基是從艱苦的生活底熔爐中鍛鍊出來的作家，因此他深信：生活是文學底源泉。他告訴

青年們：「文學的任務便是反映及描寫勞動的生活，把真理體現於形象。」文學必須和生活更密切，更直接的接觸。」（見林逸夫譯「我的文學修養」）因此，他勸文學青年們從生活底修養做起，不要貪圖生活底安逸。他說：「不消說，我也知道往自由的道路非常艱難；而且一生和漂亮姑娘度甜蜜生活，安安靜靜地品茗，袖手坐在鏡子跟前顧影自憐的日子，是不會再到的了。雖然還有許多青年在作這樣的幻想，但事實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在今日的條件底下，安逸的生活是沒有可能的；不變做一個孤另的人便算幸運；小市民的，富農的幸福是不確實的東西。」

（一我的文學修養一）

他鼓勵青年們要有自信力，有勇氣，不要怕生活底痛苦，不要對生活發生怨言。他說：「我在年輕的時候，從沒對生活發生怨言。我混在他們中間開始生活的那些人們，最喜歡發怨，自從我知道他們的發怨，是想用以掩飾自己不肯互助的本性，完全出於狡猾，我就努力不學他們的樣。後來我終於得了一種確信，最喜歡發怨的人是最無反抗力，最不能勞作，而且最懈怠的，只想讓親友的錢過安逸的生活的人。」（同上），因此，他教訓青年們：「你們必須積蓄對自己及自己力量的信心，這種信心可以從克服障礙，養成意志的訓練中來完成。你們必須學習征服在自己內部及外面的過去的污穢的遺產。」（同上），「不要憤嘆生活底痛苦——慨嘆是弱者；但是却

4

必須爲尊敬自己的人要求承認有自由的勞動和自由的生活的人權。要求雖然要求，但是不依順，不訴苦，不嘆息；因爲這是失去要求的權利而乞憐的乞丐底事。人必須尊敬自己，必須帶着誇耀向一切人說：「我是像你一樣的人。我一切都是和你平等的，我像你一樣有好好地生活一生的權利。」（見本書七七頁），「不可相信意情者底話，不可怕犧牲自己——以自己底強的理性和意志企圖自己底生活的幸福，這樣你才會感到自己對於一切的生命是必要的。」（本書一五頁）

「作家必須了解一切生活底一切的川流，川流底一切的細流，現實底一切的矛盾，現實的悲劇，英雄主義和卑俗性，虛偽和真實。」（本書第一部），因此，他警告青年作家不要孤芳自賞，遠離現實的生活：「現在，大部分詩人似乎處在生活之外，生活底渾沌之外，而完全住在無人

的荒島上。這當然比生活在現實底渾沌中容易、愉快，但是這却等於掠奪自己。不可以做魯賓遜！生活、叫喊、笑、罵、愛，都是必要的。」（本書第一部）。

高爾基指出：「現代底青年文學者大抵都用功不足，因此進步遲緩。他們當中底一個這樣說：自己寫東西就不讀別人底東西了。這是真實情形吧？第一次作品成就並不壞，但第二次底作品却比這壞，第三次更壞：這樣的作家非常多。」（本書第一部）可是，對於這位偉大的文豪高爾基，讀書却是一切生命底意義之源泉。他說：「我愈讀得多，書本便愈使我跟世界親近，生活

對於我愈變成光明，有意義。」「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小的梯子，我向這上面爬着，從獸類走到人類，走到更好的生活的理想境地，到那種生活的憧憬的路上來了。」（齊生譯）「我怎樣學習的？」
 「由於他對書籍這樣地熱愛，因此他向每一個人勸說：『請愛好書本吧，它將使你的生活容易化，它將友愛地幫助你了解感情，思想，事變的各方面和複雜的混合，它將教你尊崇人和你自己，它將帶着對於世界和人類的愛的感情，……予智慧和心靈以羽翼。』（同上）」

高爾基底成功底基礎，蘊藏在那裏的呢？顯然地，除了生活之外，就是書籍。他說：「我從生活和書籍中接受了印象。從生活所受的印象可以比作原料，從書籍所受的印象可以比作半製品。更用一個粗野的比喻說得明白一點，前者底場合好比我跟前的牲口，而後者底場合，好比從那牲口剝取下來，經過精工鞣製的皮革。在外國文學，尤其是法蘭西文學中，我得益極多。」
 「使作家的我受到真正深刻的教育影響的是史丹盧爾，巴爾扎克，福洛倍爾等法蘭西大文學家，我願意勸初學寫作者讀這些作品。他們是真正的天才藝術家，形式的最大巨匠。」（「我的文學修養」）。

關於初學寫作的青年作家底未來的成敗，高爾基是注重他底寫作態度甚於他底才能，他認為對於工作的熱愛比才能更重要。他對一位青年作家說：「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

極端地說來，甚至可以說：所謂才能，本質上不過是對於工作，對於工作過程的一種「愛」而已。○（本書第一部）他指出許多自傲自誇的青年作家底病症：「他們平常差不多病恹恹地富有自愛心，不能接受批評，沒有用功的能力。他們似乎自以為已經是什麼都懂，什麼都會的了；可是，却缺乏着最重要的對於工作的愛。文學工作對於他們，只是職業底手段，只是副業。」（本書第一部）他嚴厲地喊出：「在勞動階級底文學裏，不可以有這樣的「專門家」，而對於這樣的專門家底繁殖，應該無情地鬥爭。因為在本質上，他是文學底寄生蟲……」（本書第一部）

他勸告青年們應該以確切的知識為寫作底根據，他認為「沒有確切知識的地方，去用推測，十個推測會產生九個錯誤。」（「我的文學修養」），因此，他竭力反對青年作家處理自己力所不逮的主題。他說：「做『全世界名譽』底後補者的諸位底大多數，都急於要一躍而獲得這名譽，於是撲向這類重大的，有着深刻的生活意義的主題。可是，這樣的主題不適合於諸位當中大部分人底力量，因此，諸位用無聊的，缺乏精神的，或只稍稍想了一下的語言底碎屑，來攪亂，歪曲，毀損它。」所以，他堅勸初學寫作者「開始寫最單純的——例如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短篇。」他認為「單純的東西是最困難而重要的。」（以上均見本書第一部）。

然而，寫「最單純的」自己確切知道的生活，却並非限於自己底個人的生活。他說：「不要

將你底全部注意單停留在自己身上，不要單寫你自己底生活和思想——幾萬的人們像你一樣，苦或生活在比你壞許多的狀態中。請記住這點，請努力尋找一切勞動者所共通的思想，感情和憧憬，並努力簡潔，強力而單純地描寫他們！「不可以單做抒情詩人——不可以將自己精神禁閉在你自己所造成的圍欄裏。」（本書第一部）。

高爾基是不喜歡空洞的「理論」或無邊際的「原則」的，他對於青年作家的指導，都從具體的問題出發，他所說的都是自己經驗底積蓄。青年作家應該怎樣地進行文學底創造呢？他對一位青年作家說：「作家須各式各樣地想像自己底觀察和印象，思想和生活經驗等，而將它們裝進各種的形象，情景和性格裏去。作家底作品與能夠相當強烈地打動讀者底心胸，除非作家所寫底一切情景，形象，狀貌，性格等等，能歷歷地浮現在讀者跟前，使讀者也能够各式各樣地去想像它們，而以讀者自己的經驗，印象及知識底積蓄去補充和增加。由作家經驗和讀者經驗底結合和一致，才能够產生藝術的真實——語言藝術底特殊說服力。」（本書第一部）。

7

作家怎樣才能創造出活的人物呢？他對另一位青年作家說：「作家必須正確地對自己底主人翁當敬活的人來觀察。作家須從各人物底當中發見并指摘出講話，行爲，形姿，相貌，微笑，眼瞼等底獨有的特殊性，將這特殊性強調起來，這時，他底主人公們才會活起來。這樣，作家才能

使自己所表現的東西明白地在讀者底眼和耳裏留下印象，而完全沒有同樣的人物。人，無論外表或內心，都有某種特異的東西。」（本書第一部）。

他對青年作家們的指示，不僅從具體的細微問題出發，而且常常以指定的作品為根據。有一位青年作家寄一篇習作「預專」給他看，他回了他一封長信，精細地指出他底一切缺點。他首先從人物底處理說起：「這短篇是失敗的，因為作品中諸人物底處理是粗糙而乾燥無味的。他們沒有臉孔，沒有眼睛，也沒有表情。」接着，他指出這點是由「對於事實的偏愛而來的」。說明：「事實底文學却完全是自然主義的最粗率，最不幸的偏向。實際，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法——即使在傑爾果爾兄弟一般優秀的自然主義作家底場合，也只能正確而瑣細地敘述許多事件和情景，而將活人的表現得非常貧弱而乏力。……你也和他們同樣，將主人公底事件當做部分的偶然的事件看待，而以報告式的冷淡來對付它，就因為這冷淡，以致你短篇裏底全部人物都沒有活。」

然則，要怎樣才能寫得成功呢？他接着說：「如果你……從幾百種同類事件中抽出來——不，十餘件事也好，只要熟悉精慮了那十件事而統一做一體，那末，你所創造的事實，也許能有着嚴肅而非常深刻的藝術的和社會的教育意義。又，如果你更深刻地注意短篇底形式和用語，同時認定必須將現實底一切事實作成適應他底經驗和性格。各種特有的文學的事實，那末你所創造的

事實也會變得和上面同樣的意義。」「使現實上的一切反覆的現象概括化，型典化的能力，是藝術家必須具備的。」

他總結說：「我必須反覆一次——藝術文學並不是從屬於現實底部分的事實的，而是比現實底部分的事實更高級的。文學底真實並不是脫離現實的，而是和它緊密地連接着。……文學的真實——是從同類的許多事實中提出來的精粹，是典型化了的。而且只有正確地將現實中反覆的全現象反映在一個現象上的時候，才能產生真實的藝術作品。」（本書五六——六〇頁）。

一個初學寫作者得到這樣的一封信，獲益是遠勝過讀十篇論寫作方法的文章的。從這一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出：在高爾基底一生中，對初學寫作者的青年們貢獻了多少的時間和精力！

高爾基對於青年作家的指導不僅根據了個別的作品，往往還不憚煩地注意到一字一句。例如，對於一位青年作家在作品裏寫了這樣的句子：「從天空底情景看，是秋天；但是從格里西加底臉色看，却是春天了。」他指出這樣的句子表明了「不考慮語言意義而裝飾語言的傾向。」他說：「所謂『從天空底情景看，是秋天』是什麼意思？這能夠給讀者一種怎樣的情景？天空中有雲的情景並不限於秋天，而是春夏都有的。大家都知道：秋非常劇烈地塗改和變化地上底風景，但並不改變天空底景色。」從格里西加底臉色看，是春天：這是說：格里西加底臉色變成了綠色了

呢，還是說他底身體裏像樹木發芽一般地長出芽來了呢？……看來，這作者是把自已當做工匠，因此才用了粉飾鋪張的寫法。」（本書第一部）。

另一位青年作家寫了這樣的句子：「無意義的某種疲倦的，無聊的死，吹散着一樣的氣息。」他批評說：「這是非常奇突的句子；這句子裏面，關於死底概念雖然下了三個定義，但是這於「死」還是缺乏着明瞭性。用「疲倦的死」，而在「疲倦」這詞上又加上「某種」，那末「疲倦」這性質形容詞底正確性就變成可疑的。這裏，你為什麼更加上「無聊」這詞呢？這樣的語言底堆積，到底為什麼是必要的？……這一切，都是你要獲得獨創性底結果。但是，你却反而應該探求語言底簡單，明瞭性。」（本書第一部）。

高爾基——這一個世界底巨人，即使撇開一切其他的工作不講，而單看他對於初學寫作者的教導工作，他底偉大也是無可比擬的。受他底影響，受他底指導，而逐漸地踏上成功之路的青年作家，是無可計數的。這就是作為青年底導師的高爾基底無形的偉績。

以
群

給
初
學
寫
作
者

一 給亞倫斯·加凱爾女士(註二)

(一九一五年)

夫人！

瑪納非那君將您底詩稿交給我，並且要我對您底作品底文學價值，加一番批評，關於您底詩集出版機會，也要我表示意見。

答覆是——我看來，覺得出版詩集還太早。

我決不否定：您確實有才能，但是那才能還沒有發見它自己的形式和方向。換句話說，就是
我以為您還沒有明明白白地抓住「自己」，抓住自己底「個性」。您底心底形姿還沒有明白地表
現出來。只有在二三首詩裏，可以隱約看出您和別的詩人們——太聰明，太見多識廣的詩人們底
區別。

但是您底詩底大部分，像現代詩底大部分一樣，是由「智性」而來，由「文學」而來——對不起得很，是由「流行」產生的。

真正的詩——往往是心底詩，往往是心底歌，即使略有一點哲學性，但是總以專講道理的東西為羞恥。

例如「秋」這首詩——在您底那一類的詩裏面，就有着不希望有的文學底「粉飾」；許多唯美主義的先生們用這樣的粉飾毒害了俄羅斯的詩，污濁了俄羅斯底文字。這種粉飾，表現在俄羅斯。不會傳達出語言底強烈的哀婉或意外的優美的響聲，反而破壞了韻律，形成了粗劣的「定型化」(Cliché)。唯美主義者諸君底詩——看起來，是穿巴黎服裝的卡爾加地方的民主主義的九等文官，就是他們還沒有很明白：自己要好好地穿上不惹人注目的衣裳。

夫人，好好地聽我底話。總之，這種粉飾行為——雖然，這是借穿人底衣服，這是受法蘭西底優雅精神底影響——本來應該是法國人行出來的，我國的唯美主義者無論如何創製不出來。俄羅斯底詩人們，不論是模仿克洛台爾或波爾·福爾（註二）及其他有特殊風格的人們，即使十分費力，也是徒勞無功的，這就很好地證明上面所說的話。總之我覺得：您還沒有很好地感覺到自已底風格。

上述的詩裏，兩種不相融合的用語——譬如非俄羅斯的「光輝」和俄羅斯的「臭蟲」這兩種用語碰到一起的時候，我要說，那就是沒有風格，不統一。我以為：這樣的不相融合的用語，只有在「諷嘲」(Троп)的時候，容許用在一起，譬如波特雷爾(註三)底諷嘲就是。

還有，像在「別離」一般的詩裏所看到的「厭世主義」——大概說來，那是不值錢的厭世主義，已經是很使人討厭的了。我們俄羅斯人是非常素樸，粗莽的，那類厭世主義已經是說厭了的，大抵試驗過了。在我們俄國，社會的厭世主義這東西，雖然是很顯明的，但是因為我國文化底年青，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在哲學上感覺到厭世主義的地步。所以，我國哲學上的厭世主義，一貫地是文學方面的；但是詩，却必須盡可能地和文學及教授法等不發生關係——必須和理智分離。

專門對您說這些話，我也不是愉快的。——我不願意做使人悲觀的事。但是，除此之外，我不能說什麼。

請您把這當做一個真正的問題來處理。因為這是我對您的誠懇的態度，同時也需要您對自己的誠懇。

(註一)俄國女詩人鏡翻譯家。

(註二)都是法國象徵主義的詩人。

(註三)波特雷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國浪漫派詩人。

二 給布拉洛夫斯基

您底著作，已經拜讀過了。我覺得非常有興趣的地方很不少。但是，我看來，覺得您做詩人，似乎太理性，太歡喜冷酷的判斷。在您底詩裏，不含您自己所說的「無血氣的懷疑主義」成分的，可說差不多一首也沒有呢！失去了血氣的懷疑主義，是無力，也是無聊。我以為：懷疑主義本來有兩種型式：一種是男性地有作用的，即用幽默來接受優美的表現的懷疑主義；另一種是精神上盲目的和懶怠的，即直滲入了我們俄國入底骨髓的。我所想到的是這樣的懷疑主義。但是後者却簡直可說是病態，必須和它澈底地鬥爭。否則，「繁忙地翹望廣泛的主題」之類的事就會遺棄了您。

「生命」比我們更聰明，我們比自己以為的更優秀，我覺得斯賓塞（註）這話比「黃敬」（Shanjanism）底僧侶所說的接近真理得多，這是不容許懷疑的。這不是指斯賓塞個人，而是指在他底著作裏具體化了的理性和意欲底方向——雖然現在似乎通行否定科學和實驗底意義。但是，我以為這是無聊的事，是可笑的事——因為學問永遠是我們地球底神經組織。然而，所謂「哲學的詩」，雖然有少數例外，但大體我是不感興趣的。在我看來，哲學正和數學一樣乾燥之味。

您底詩只要沉酒在思索裏，我就反對您。

「雜聲」全篇所表現的您，和這篇以後的詩裏所看到的您完全不同；管趣味很渾厚的我，雖然不很了解您底詩的形式，但是有許多韻，我很惱怒的。您應當也知道：俄羅斯語是優美的有音樂性的國語，再，「一切從古昔傳下來的用語」，您不是都應該尊重嗎？況且您是能够正確鄭重地辯別現成的話語的；譬如下面這一句就是很好的表現：

「很像佛蘭西斯·捷姆底臉的

這偽善者底浮滑的臉。」

這句又優美，又正確。我以為：「野寬一般潤顯的眼睛」，「難以消滅大問題的焦燥恰如鞭一般地使這小馬不安」之類的用語，是不妥當的，您是能够有許多明銳，優秀的成分的，只是您在自己底理性上加上高領的衣服，太潛心於奢侈的裝束，這是我覺得遺憾的。我以為；您對自己更真實一點，要更直接，更真實地觀察自己底周圍，這樣就好了。——如果這樣，那末您就會在比現在所做的更宏大堂皇的事裏，發揮自己底力量了吧！

這也許是非常對不起的批評，請不要見怪。

（註）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哲學家兼生物社會學家。

三二 給格萊賓西特可夫（註）

1

親愛的格萊賓西特可夫先生：

想不起您底姓了，請原諒！

實際，我現在已經加入「現代人」，做了亞力山大洛維支·里亞茲基底共同編輯者，接受了「文藝欄」。可否請您爲這雜誌寫一個短稿。

寄稿地址就是我底住處。稿子殺好希望在十二月初交來。

還有，想請問一聲一九一一年給「現代世界」寫了「粉舖」一短篇的瑪多維夫這西伯利亞人您是否認識的呢？即使個人不認識，如果知道的話，也請將地址告知。如何？

一九一二年新歷十月二日——舊歷九月十九日。在加普里。

（註）該奧爾基·都米特里維支·格萊賓西特可夫——一八八二年生於多姆斯克縣，農民出身。通常都用西比里亞克這筆名。最初在西伯利亞底報紙等處投稿，後來在高爾基所

創的「現代人」，「年刊」裏刊載短稿。

親愛的該奧爾基·都米特里雜支！

「可汗國」(註)底前五章寫得有點疏忽呢。如果儘可能地縮短一點，我想是很好的。我覺得，這短篇確實可由縮短弄好起來。大體——有趣雖然有趣，但是，許多地方都太入種學的了。世態風俗——當然是有趣的——在這裏，須將地方性的世態風俗弄得世界性的，就是要表現得使做讀者的我能够好好地窺見人類底一般的世態風俗，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作家，到底對什麼是常常痛心焦慮着的呢？

我們一方面雖然要「你真是唯一的人」，但另一方面，不是也希望向全世界宣說——「你底悲哀，苦惱，希望，忿念之類無論到世界上底什麼地方去也都是一樣的」嗎？

現在，您是站在某種高度上的，有這高度，巴多伊爾倍克(小說中的人名)底生活才能和您我或其他有教養的法國人等等底生活同樣地，成爲有趣味并有教訓意義的。

可是，您底作品，有許多地方寫得太粗略了。——例如十三頁，十六頁，十八頁，二十六頁等。

「效果」以及其他一般非俄羅斯的用語，在這短篇裏都完全不適當。還有，通常，學習了簡

短是很好的。四十一頁裏，有“*dit*”這音節的，我找到了十一處——這是不好的。是單調。

改正之後，稿請寄「現代人」底里亞茲基收。

怒好像急乎必出版書，我看還是稍遲一下好。我想，在對文學作品形式的要求很高的現在，即使出版了，成功不是也很艱難嗎？

刊載「長篇底綱要」的事，我覺得也是沒有意思的。——這樣的事會殺戮了你今後所寫的小說，而且批評家也許會說您：同樣的東西寫了兩次。

不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着急的必要嗎？

如果能够到加普里來，在我也非常可喜的事。這樣，爲我們兩個人也是很好的吧，對於我更愉快的。

對不起。珍重身體！

祝你成功。——不過，却不可以奔走追逐成功。一定要做得好像讓它從對面自然地落到您肩。落下來之後，才認真地珍重那成功，這才對。

再會。

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在加普里。

寫稿的時候，請爲着修改或許註留點空白。不要寫得那樣密地。因爲那樣，排字工友和校對員底工作太難做了。

(註)小說「巴多伊爾倍克底可汗國」——刊一九一三年底「現代人」第一號。

3

一九一三年二月。

親愛的該奧爾基君——您底父稱又忘掉了！請原諒。實在，昨天給從早晨九點鐘起到夜裏三點鐘止的紛亂「談話」苦死了。因爲從俄羅斯來的一團人們包圍着我，談話說到種種的問題，混雜到一起。——西伯利亞話也說出來了呵！——因此，頭腦有點疲憊。

「鄉村貴族」覺得等得非常久了。在這作品裏，我完全是給您當做模型的。不，不祇我一人。

關於渡爾菲格夫，下次再寫吧！——因爲現在我沒有餘裕去細心讀他底詩。

寫米約諾夫底短篇雖然大抵要在「現代人」底夏季特輯號裏刊登一點，但是現在我還不能確定，最近再明白答覆您吧。

休米洛夫斯基是很有趣的呢。如果他打算寫西伯利亞作家們底文學史概要，我想，那對於「

現代人」是非常有趣味的。

通常，地方作家對於我們是非常必要的，不過他們底工作必須盡可能地是有系統，帶完全的性質的，再，他們必須不要向V·阿奴金提出：他們和E·里亞茲基是否衝突之類的問題。大家一齊發出的聲音是非常響亮的，我想您也很明白這點。

榮登阿爾塔山，我恐怕不行吧。並非怕旅行底煩鬧，只因為我是釘在桌上的人，連轉轉身子的餘暇都完全沒有。

我們生活在非常艱難的時代——目前急需強有力的組織化的工作的時代。我們在精神上，必須顧到「建設俄羅斯」。這工作，以前誰也沒有認真地幹過，還是目前底緊急的工作。因為如果俄羅斯不組織成單一的整體，那末，用強的力量在須臾之間，建造起來的這木造的大殿堂，立刻就會無愛，無理性地——在恐怖和暴力之中被摧毀了。

您曾經聽見過一次：誰從心裏掙出的「俄羅斯萬歲！」的呼聲嗎？我四十五年來，不曾有一次聽到過這樣的呼聲，而且，我想今後一時也不會聽到。——真是糟糕的事！——我國國民，是沒有「心」的。

我——既不是國家主義者，也不是「愛國主義者」，不，即使不另用括弧也好——總之，無

論以那樣的意義講，我確實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人們費了千百年建設起這巨大而複雜的國家，這確是事實；那末，今後會怎樣呢？

我們以前還沒有做過一件全世界，全人類的工作。只是依別人心裏的打算過活。然而現在，終究發生了改造以前底惡劣的國內專業底必要。就是，爲着祝福：在這地球上建設光明，愉快，自由的生活的這全人類的愉快的工作，而輕快有力地跑到街頭去，還是必要的了！

您還年輕：有着偉大的力量而且也知道愛自己底國土：希望自己國土底幸福，光明和自由——所以，我想您一定接受我這番話。

不可相信怠惰者底話，不可怕犧牲自己——以自己底強的理性和意志企圖自己底生活的幸福——這樣，您才會感到：自己對於一切的生命是必要的。在地上，像感到自己是必要的這般大的幸福，再也沒有了。

四 給沙哈洛夫

啓者：

對於您底問題，我担心着：也許不能給您充分滿意的答覆。說句不客氣的話——就因爲您底問題多少帶點飛跳的性質。

例如第二個問題：

您運用那樣的「方法」讀了「戰爭與和平」，佛洛倍爾底作品，「堂·吉訶德」乃至「魯賓遜漂流記」，還是不可解的；再，才拿到手的醫本，就能够找出它底優點，這也是不可解的。這樣的像眼破肚子的暴食一般奇妙的讀書，到底能够有什麼心得呢？

「通常讀怎樣的數甚是必要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只好回答：依能力如何，愛好的程度如何來決定。也許說「盡可能地多」來得更好。

「道職業（指讀書），需要一種適應它的生活嗎？還是暫時仍舊做我現在的職業——教員也沒有什麼妨礙呢？」

讀書這件事是需要時間和孤獨的。譬如我在兒童時代，每晚在暖炕上讀書。而且爲着不給人

看見在讀書，第二天早晨不要因為讀了書而被打，我用毯子遮起燈來讀書。此外，或者躲在桌子底下讀書，或者在只有一個人的洗澡間裏，用什麼遮起燈光來讀書，這都是很好的。不過，慚恐怕沒有那樣苦心焦慮的必要，所以只要在桌子上讀書就好了。

「請指教利用讀書所得的方法！」——這問題我說不出什麼。我能够說的。只想忠告您一句話——雖然我不很明白——就是在未認識所讀的東西之前，不要發表意見；最好不要將別人底思想看做自己底東西。

「將來，文學會成爲怎樣的東西？」——這樣的事不是我所知道的。因爲我底預言興趣不太發達。

「文學是——非勞動者的新型的被壓迫者底最後避難所，對這意見該取怎樣的態度？」——對這意見該取否定的態度。將文學當做消閒的副業看待，是粗暴的，也是卑劣的。爲上帝服務——這不能叫做「職業」。因爲這是需要信仰和愛的。況且文學是爲創造上帝的人類服務。

所以，如果這「非勞動者們」爲着僅有的工資而加入文學底領域——那末，將來只會成爲生意經的低級的卑劣文學，這是可以斷言的。

「應該讀什麼？」

我勸您先從歷史讀起。那就是古代底作家們——從海洛道特斯，茲克紹特，里維，塔西茲特等「歷史底元祖」起，更下以至於蒙先，甚彭等。這些人們一定會教您：必須將他們當做引路者的理由，而且也會將您引導到真正的「自我」方面去。

最重要的事，是在這些錯雜的歷史事件中發見自己，而且使自已底意志和那創造着「全人類

的善良事物」的意志並行，而和障害着那「包含人生意義的偉大創造」的意志對立。

五 給茲波夫斯基

(一九一五年初)

您很進步了。這次底詩，調子既高尚，變化也多。在各方面，都比以前的好。韻律也多變化，弄得很豐富。這是要翻賀您的地方。但是，您底詩裏，有的地方缺乏語言底流暢——就是臃腫着生硬，不明瞭的地方。這些地方，是必須完全征服，排除的吧。

您底詩裏有這樣的句子：「雨」像蹄鐵底響聲一般地笑着——這是不自然，不適合的。

澈夜，冷酷地

渡過郊原的風聲。

散佈着空洞的叫喊

那祈禱之聲。

可是，這會兒你可以說——

「夜已經凍結在郊原裏。」

這是猛烈的狂風暴雨的夜，而且顯然是歐詠尚未凍結的夜的，那末「渡過……的風」這句是拙劣的。

不過，大體說來，覺得您進步得多了。「渡過曠野的大風雪」——這首詩如果好，我想給「祖國」雜誌。

還有一點要說的，就是你底詩內容貧乏而且單調。您太沉浸在風景畫裏面了——這對您是不好的。因為所謂「詩人」就是「反響」。詩人必須響應一切的音響，一切生活底呼喊。對於生活的興趣，更擴大起來就好了。不可忘記：除風景畫之外，還有風俗畫。

六 給伊凡諾夫（註）

1

啓者：

您似乎而努力着嚴肅的社會——政治的諷刺文學，是嗎？

您可以寫一篇不太長的「速寫」(Sketch)，給這次新改組的「現代人」底「談諧——諷刺」欄刊登嗎？

如果承您允許——稿件請寄加普里我收。

一九二二年，新歷十月十二日，舊歷九月十九日。

——在加普里——

2

(一九二二年十月)

尊稿二篇，確已收到了，拜讀了之後，立刻寄給了亞力山大洛維支·里亞茲基讓他決定。我老實地對您說，請不要見怪。

二篇速寫，似乎都是失敗的。第一篇受哥爾蒲諾夫底影響太強；第二篇雖然有獨創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只是敘述，沒有描寫。您底心情必須弄得快樂一點。十月黨黨員呀，州知事呀，以及目前一般習見的人物，您也許都已經沒有興趣，都討厭了。您還應該有一點——更是自己的，更深刻，活潑地動員您自己的別的特點。

抓住了這樣的主題的時候，您很高興與地去尋找適合那主題的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用語，這是我毫不懷疑的。

我不說謊，不欺騙您，我常常細心地讀您底作品，而且也很知道：您有力量可以寫出比現在所寫的更優秀，更深刻有益的作品。

不要急，慢慢地仔細想想看——您必須以更自由的方法來嘗試嚴肅的主題，而且也還有着嘗試的時期。

希望你相信您底成功和我所說的話。

追記：被騷擾吞沒了的男子——這主題非常好。

您不覺得住在俄國的外國人底地位有趣嗎？

猶太人，鞏租人，芬蘭人，亞美尼亞人等親密地會話的場面，您可以採取一下看嗎？——他們擔心地集合起來，坐在什麼地方，互相紛紛地議論着誰給了怎樣的侮辱。俄國人一個人沉默地側着耳聽着。長久地沉默着，完全聽過之後，突然漏出了一句話，這話——在這擾亂完結以後幾年間也都留在他腦子裏，無論如何離不掉。

當然，我另外也沒有什麼供你參考的話。只是爲着提起您底興趣，對您說一點注意點而已。（註）一九二二年秋，高爾基在「現代人」雜誌担任了「文藝欄」編輯。這兩封給伊凡諾夫的信是當時所寫的。

七 給加茲奈里遜

(一九二一年)

您好像不很明白詩是什麼，俄羅斯文也不熟練，而且俄國詩人們底作品似乎都沒好好堆積過

我想忠告您：還是中止寫詩好。現在，在您那兒，看不出詩才。

A. 配休可夫。

八 給里亞普柴夫

我記得確實告訴了您：書已經寄出，並且爲着您底學習，訂了一份「生活問題」雜誌。……

但是，您似乎總不大能讀書。爲着熟習俄羅斯文，一定須讀屠格涅夫，契可夫，科洛倫科等。——科洛倫科底東西已經寄出。屠格涅夫底東西，我想尼茲尼底書店裏也能够很容易地得到。這些作家底作品也做着「田園」雜誌底附錄，我想可以很便宜地弄到。

批評家裏面，倍林斯基和多浦洛留波夫底作品也非讀不可。這些都必須一讀，但伊茲馬伊洛夫却是無聊的，他底東西沒有考慮的必要。

根菲里特底「用語底艱難」一書是「斯維特維支社」出版，定價二十戈比，是很好的書，請一定讀一讀。

先讀紹洛塔萊夫底二冊「俄國文學史綱」（全部一卷）和「古代文學」（從邱茲契夫到托爾斯泰，全部二卷）等，然後再讀根菲里特底東西。紹洛塔萊夫的，每冊五十戈比。克留契夫斯基底「俄國史綱」，如能弄到最好。

您底短篇正在進行，但現在送什麼地方還沒有決定。盡量寫，排成鉛字，並沒有焦急的必要

一九二二年新曆一月三十日。

——在加普里——

九 給里伏夫·羅加契夫斯基（註）

親愛的華西里·里伏維支！

我寄了一封信到彼得堡的府上。我對「活的語言」報的態度，確實是應該在那信裏披瀝的。我答應給那報紙寫稿，與其說是應姆拉歇夫氏之請，還不如說是因您及彭特·布盧愛維支底希望而承諾的。因此，在看見第三十二號上那樣的論文發表之後，我想我有權利希望：您也和彭特·布盧愛維支同樣地不要迴避，對他們公然地提出抗議。

但是，您到現在還繼續給誹謗我的報紙寫稿——第三十三號裏刊登着您底關於「活屍」的論文。

華西里·里伏維支！您要好好地考慮考慮你對我和對您自己的態度。對不起得很，我看來，覺得您對您自己的態度以及對我的態度太隨便了。

關於您一定要看「哥梭米亞金」底第四部的希望，我可以這樣說：——我這年代紀底最後一篇，目下在印刷中，大概最近會出版吧。

您雖然找出了「現在請再重新寫到我」的必要，那雖是您底自由，但是在這樣的事上用力量，我可不能覺得是很愉快的。

讀者底意見，我會常常盡可能地傾聽，今後也還預備傾聽，但是所謂「批評」這東西，我到底現代還沒有得過它一點什麼教益，而且在我，也決沒有興趣。

批評家有引起讀者注意的權利，必須比讀者有才能，比作家們更了解本國底歷史，本國民衆底生活方式——通常，在文學上比作家站在更高的地位。

我敢說這句話，是因爲有一個確實的目的。就是，您要寫到我的時候，往往是您預備要向我發洩自己底意見，而且是來說明想要我寄「最近底作品」。華西里·里伏維支——這在我是沒有興趣的。對於論到我的批評以及寫批評的人（您），我必須要表明我底意見和態度的理由，實在就在這點，您底批評往往是囉嗦，曖昧的，而且缺乏讀者（我）應當向批評家要求的那種價值。——即缺乏歷史及俄國文學和它底傳統力底智識；同時缺乏手段去好好地表現：——這些傳統力過去和現在怎樣因社會情勢而變化？這類變化怎樣最適當？不自然的現象隱匿在什麼地方？現代文學中，什麼是於社會，國民有害的，什麼是有益的？……這一切。

華西里·里伏維支——我不是要使您感到不愉快。我只想對您說一句話——請您更用功一點！

而在教訓人的時候，請更留心一點！

不過，你底「活的語言」報在很長的期間，激烈地中傷了我呢！多麼卑劣呀！對於作家，對於人，是用着怎樣殘酷野蠻的看法呀？而他們又怎樣缺乏着自尊心呀？

2

（一九二一年末）

您們——即「現代世界」底人們，對於現代批評幾乎不注意，這到底因為什麼理由呢？載在「新生活」八月號上的加多銘底論文您們讀過了嗎！他對於托爾斯泰和霍夫曼的態度，您們注意了嗎？還有，伊茲馬伊洛夫底托爾斯泰觀和 A·克拉伊納關於俄國文學的見解，怎樣呢？

創刊號裏最有趣味的，是濟配洛維支底東西，其次是威爾羅斯丹斯基和亞達莫夫底東西等。翻譯品，兩篇都很好呢；還有，綏拉菲莫維支底用語很不妥當。皮涅克底短篇，已交給米洛留波夫了。因為他在編「智識」底選集，又在辦新的文藝雜誌「盟約」。其他還有雜誌會創刊，伊凡諾夫·拉茲姆尼克底雜誌和安菲塔特洛夫底「新報」等就是。第四期約在秋間出版。許多這樣的新雜誌，您也應該考慮考慮，和它們接近起來吧。

（註）羅加契夫斯基（一八七四—一九三〇年）在學生時代就參加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底革

命運動，一九〇〇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後來做了「孟雪維克」。是文藝批評家，編輯「教養」和「現代世界」等雜誌。

十 給斯爾格維支

(一九二一年三月)

伊凡·伊格那契維支！

您不可惱怒我底批評，不可惱怒我底批評太苛刻。您底詩——當做獨學的成绩，是很優越的，但拿來出版，却恐怕不及格。

爲什麼呢？就因爲您底思想是優越的，可是您却給這些思想纏上陳腐碎裂的「言語」底衣裳，文壇底貴族社會看到這詩，一定會這樣說：——啊，又登着這樣古舊陳腐的文句。他們是特別注意「用語」的，因爲您底思想大抵是他們所反對的。而且他們是完全不留心到什麼思想的，因爲思想是不容易說出來的。

您是自由思想家，是民衆之子，對於您，學習詩決不比寫別的東西壞。不，如果弄得成功——會很好的。

但是，您對新詩人們採取着否定的態度，關於這點，我要忠告您一句話——就是蒲甫底作品和巴里摩特底「不能如太陽一般」，一定應該讀一下。這樣，我想您就會明白：現代詩底形式

達到了怎樣程度的成功。您必須獲得詩底形式。只有用適合的優美的衣裳包裹了你底思想的時候，人們才會傾聽您底詩。

我決不反對普希金，不，反之，我勸您要更小心，更多地讀他底詩。

安達，拉英所用的用語，請好好地注意一下。——您正誤用着這些用語。

「賺得了的金錢」雖然可說，但「賺得了的創傷」卻決不可說。

「痊癒」和「治癒」這兩個動詞，您也混用了。

再，不是「用力舞動」，而必須用「強力地舞動」。

「他們底命運」，「被尼基金寫得非常好」。

「胸中的血開始湧動了」這詩，大體是很好的作品，不過再寫得短一點，有力一點就好了。

我這樣說，請不要生氣。

關於獨學作家的論文，和信一起寄上。

十一 給姆拉歇夫

(一九二一年十月後)

尊敬的彼得，許西里維支！

最先，請相信我並沒有「非難」您的意思。其實——我是衷心希望您圓滿地進行創辦這回的優越的自由主義報紙，而且覺得不能和您一起做事は很大的遺憾。

我絕拒了和您底雜誌合作，所以我沒權利作什麼公然的聲明。——爲什麼呢？就因爲我沒有協力。而且我是不歡喜煩擾的人，所以無論和什麼出版社斷絕往來，大抵都是將這話告訴編者。最近，對「新生活」，「萬人的新雜誌」和「現代人」等也是這樣。

您關於西華契夫的論文雖然非常不够，但那最後部分却是尖銳的。——恰巧，西華契夫底命運也正像這樣，人們對於他底書，不能說已十分注意，同時也沒有一個什麼人從他底書底社會作用上看出價值。我個人，覺得西華契夫道書在他本身雖然是認真的，但並不是正確的著作，而且發見這書被「宣傳」沾污了，然而，如沙維拉鳩尼所說，這總是證明民主政治和智識分子分離這現代極顯明的現象之一。尤其是，自由主義者對於智識分子的要求，這書將它表現出來了，這點

是有意的。科里佐夫，尼基金，斯里可夫，多洛鳩金等底傳記，請記起來看看！智識分子們會像擁護西華契夫一樣地，去援助他們嗎？而且，這些人們會像他所要求的一般地，去吳求嗎？

沙維拉鳩尼底論文，在我看來，雖然編輯方法拙劣，因此不容易懂，但實際，這是正確而合時的論文。

大眾凶暴化起來了——對於婦女貞操的犯罪增加，對於幼童的暴力行為底增加，以及許多引起災難的現代底病態的殺人行爲，這些都證明這點。

但是，在這類事件當中，智識分子底犯罪和文學底犯罪難道沒有嗎？沙維拉鳩尼在這點是錯誤的而且是可悲的謬誤，因為這是將犯罪者底罪轉移給了第二，第三者，而抹殺了真正罪人底罪惡。這樣，俄羅斯人底獸性，難道會單因「引導墮落的警籍底影響」而覺醒起來嗎？

按動物的本性更強烈，更執拗地覺醒，而壓碎了社會的本性的，到底是誰呢？警署，監獄，絞首臺，極右報紙的簡單記事（例如關於蒲斯可夫監獄底鞭刑，里加監獄底拷問，奧爾洛夫監獄的殺人事件等的新聞，）和採取刑事事件的小說或色情小說，這兩者那一種影響大呢？那一種會更深刻地打動人底感情呢？所謂「小說」總是頭腦製造出來的，但鞭刑，絞首臺，致敗——這些却是現實的。就是，還現實是——明天，不論伊凡·愛菲莫夫是怎樣的人，也難保不會陷入這

可怕的驚愕；但在這廢政之下過活的伊凡，於今天自己却還要虐害別人的。這可以解做借來的金錢立刻就變成仇恨。大抵，俄羅斯人多少帶點殘酷性，無論什麼場合也有發洩殘忍性的傾向，這點可以好好地注意一下看。以他所有的罪過來實備智識分子——結果會更加深智識分子和民衆之間的距離，沙維拉鳩尼和西華契夫等預言家必須了解：——俄羅斯智識分子底處短就是國民的短處，而且，也同樣是蒲烈哈諾夫和西華契夫底天性。——問題只是西華契夫並沒有蒲烈哈諾夫那樣的極感。

我們不妨回頭公平地看看過去百年間俄國智識分子所成就的業績。——這樣，我們就會看到：這是偉大的事業，而且不僅從社會的生產事業上講是如此，即從個人的生活上講，人們也是在極惡劣的條件之下完成它的。許多人們疲勞而困憊着，我們並不要動手打倒這樣的人們——但是，如果我們切望生存，那麼我們自然應該：幫助這些意氣沮喪的人們，將我們對於生活的大胆教給他們，說明我們底希望和期待，使受過教育的人了解：我們也還有受教育的力量，還懂得所教的東西，并且確實記憶着善良的事情。

沙維拉鳩尼和西華契夫之流，不可忘記：他們是拿了智識分子鍛鍊成功之後交給他們的武器來反抗智識分子。稍爲採取一點歷史主義底立場，并減少一點神經過敏，那麼一切都可順利進行

關於智識分子和民衆底分離——我想不可認爲：和它鬥爭反會更加深那不幸。

十二 給斯爾格捷夫(註一)

1

親愛的伊里亞，多米特里維支！——我對於您這次底大工作，多少抱着畏懼之念。爲什麼抱着畏懼之念呢？就是：您所說的現實的縣知事在您所寫的小說裏，不是沒有顯明地出現嗎？藝術底生命比個人底生命更永久，藝術上的真實比我們目前底真實更重要，可是我們生活上的貧弱醜惡的真實，不是會毀壞藝術上底高超的真實嗎？我畏懼的就是這點。

拜讀了您底信，有點頹然，實在被您那情調引起了陰暗的心境。您對於這整個事件的態度，以及關涉到這事件的時候，我想最好再幽默一點。尤其不可缺少熱情。要不失了熱情而心裏忍耐着笑。

我們寫作品的人，大家都是兩重性的。這點，我想您也知道。例如到相識的斯塔夫洛波爾（南高加索地名）底人們處做客混在這些從容地解決着深刻問題的「社會人」們當中，屢次感到自己是「無趣的，粗俗的人」的伊里亞·斯爾格捷夫，和住在自己家裏，夜裏獨自澄耳靜聽着曠野之風底怒號，而感到空閒的地球底孤獨運動的伊里亞·斯爾格捷夫，不是完全不同的嗎？但是

，對於第二個斯爾格捷夫，不論和人們一起生活或隔離別人單獨生活，都是困難的；可是您却正珍重着這第二個自己。「立憲民主黨」黨員們確實不好，可厭，而且純然是俄羅斯底惡毒，是癩癩病，是可怕地無能的，同時，他底血管內還藏着羸劣的血！然而，這癩癩病難道不是由我們所有的羸劣血質而來的嗎？——如果是如此，那麼請放心吧！我們這病一定立刻會痊癒的。

請原諒我，使您聽這樣諄諄的說教。再，您底母親對我漏出了微笑（註二），請代我請安。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

（註一）斯爾格捷夫（一八八一年——）——農民出身，彼得堡大學中國語科出身。最初，主要的是為「萬人的新雜誌」，「歐羅巴消息」等寫短篇。後來由高爾基底「智識」裏出了短篇集。戲曲「被賣的家屋」和「秋之胡琴」是非常有名的。現在亡命於法國。

（註二）斯爾格捷夫曾告訴高爾基：他母親讀了高爾基底小說，微笑着沉默起來了，這是他出生以來第一次的事。

2

伊里亞·多米特里維支——您向我提出了非常困難的問題呢。我實在給您難住了。勸您向怎樣

怎樣的路前進，我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權利呢？這實在是很成問題的。因為這場合，我底話勢必做您今後選擇前進的道路——更正確地說，是變更前進的道路的準繩。您雖然將那權利給了我——但也還是困難的事。

我知道您可以做文學者，可以做可靠的人，而且也覺得您有着豐富的才能。——但是我很想看到：您在這方面成長起來，開起優美的花來，因為這對我也是重要，親切的，也是非常明瞭的，所以我可以這樣說。您底文學上的嘗試，都喚起了我底活潑敏銳的興趣。這，大體和看見年輕的姑娘懷了友入底孕時的感覺，是完全一樣的。請不要笑這比較。因為真正的文學者每逢着時新的主題——往往成了童貞未破的少年。

不過，我無論如何不覺得您底氣質是活動的——雖然不很明白；再政治家所必要的某種程度的柔軟性也不能發見。我以為您底長處是直觀的，而不是行動的。我不很知道您在經濟學方面有怎樣的造詣，因此也很難判斷：總對於政治工作的天分。主要的，我所不大知道的地方——就是您是否愛好政治，您是否愛好鬥爭。

站在把握不定的立場上，我可以更確定地這樣說：文學者如果感到了自己是一個文學者——那麼，就非始終做文學者不可。而在我們俄國，這也是最有責任，最困難的地位。

我雖然不知道：這答覆是否能使愆滿足，但在我，卻是非常不滿的，平常，我確定地說說慣了，譬如說——不要弄政治，決定做一個文學者——這樣的場合，是多麼老實而不會說話呀。這次，不知什麼妨礙着我，使我不能確定地說。

現在，來答覆頭先收到的愆底信吧。

愆底小說用什麼題目好？「某縣底故事」，這範圍太大；「縣屬某鎮底故事」，好像不大恰；「縣知事」，又嫌太將注點釘在一個人物身上了，而且也恐怕會損害這故事。「面對着死」，這太平凡了——很難弄呢。

我決沒有拿愆底主人公和我所寫的聲音比較過。我底主人公——是個「無信仰者」。他以「不法使用武器，致人於死」的罪交付裁判，受了「赴教會懺悔」的判決，就跑到寺院裏去坐下來，因為憐憫自己，就將自己底一切惡蹟完全歸咎於上帝。——說是以前，上帝往往障礙了他底生活。他和愆底主人公，只有都感到憐憫自己這一點是非常相像的。——這對於一切晚年的俄國人，都是極普通的。但是，愆底「恐怖是在於我們不明白地相信死」這思想——卻是我根本不贊同的，我甚至覺得這樣的思想是模糊的。愆看怎樣？

總之，這是由不相信：我們現在在地上的善良生活底可能性而來的。——因為沒有優美的生

活底可能性，所以有「自殺」，有「美的死」底教訓，會發生泰爾諾夫斯加亞底悲劇。而且因此，農民逃避生活，而躲到了森林或曠野當中去，智識分子被「虛無主義」呀，「無政府主義」呀，以及週期的自殺等所襲擊。

農民和智識分子底差異，是形式的，表面的，決不是心理上的本質的不同，這點請您好好地考慮考慮——農民在皮沙列夫和巴庫爾以前，已經想出「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了。譬如，逃避了生活，躲到森林和曠野中去度日的流浪民們就是的。

我國國民——大多是「自掃門前雪」的國民，這裏就潛伏着問題。我國國民只有低級的生活感覺。因此，我們當做國民——是肩負着大苦難，而急速地趨向滅亡的。當做個人——是孤獨的，生活當中在發生着濫下判斷的社會的麻醉作用的。

佛教底經典，讀過了。「殉難的尼帕塔」，「佛陀底殉難者們」等，也讀過該拉西莫夫底譯本；忘掉了作者（不知是阿諾爾德的，菲爾金格的，還是誰的）。「某國民之心」等也讀過了。大主教菲里沙諾夫底東西，文章寫得很優美簡潔的蕭賓哈威爾底東西等，也看過——所有這樣的東西都過了一過眼，但是我都不合意。我明白了：這黃色的倦怠的心情，只有做了印度人，在那身體好像要融解一般的熱帶底潮濕氣候當中生活一下，才有了解的可能。

長生不老嗎？不，那不是必要的，我不想要那樣的東西。

反覆的說一句：「生活底日月更新的無常的法則呵，祝禱你！」哈里路亞(Hallelujah)！

以沙爾金是個聰明的男子。我並不歡喜他——我想那是因為他內心有著階層的成見和偏見。

但是，大體，他比伊茲馬伊洛夫式的一切難駁的批評家們，顯然高明得多，而且古代文學精諳得簡直不能和他們比較！我也愛這點，因此還有許多條目，也是可以容許的！

親愛的朋友——請決心做一個文學者吧！比這更好的事，怎麼會有呢？

尤其是在現在——有許多世情可說，也非說不可的現在。

珍重身體。

再會。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加普里——

3

親愛的伊里亞·多米特里維支！

您爲短檠小說底事訴苦的信，我現在來答覆吧。我細心地讀過了，我覺得：那短篇似乎不是

編者底修改，恐怕是校對底錯誤。

即使是編者所加的修改，但因此變做了比您所寫的更能引起讀者底興趣所以那修改也不是什麼特別了不得的事。

但是，您很苛刻地「責備了」我——如果容許用這樣的說法的話，不，我想那是容許的，因為您我之間的親密關係，給了我坦白地說話的權利。不過，登在「地平線」上的您給契可夫的信，我已拜讀過了。

第一，在俄國文學者因醜酒和卑鄙而被社會憎惡，對讀者失去了信心的現在，這給了讀者以最嬉戲譏諷的態度來答覆您這信的權利，他們會這樣說：

——您想要到外國去嗎？胡說亂鬧，在國內還嫌範圍太狹吧？

第二，您底信底腔調，完全是非文學的，簡直像在洗過澡，披著浴衣的時候下着判斷一般。昨天才引起人底注意的新進作家，一切都還要留待將來的作家，請您自己考慮考慮看，這樣「粗野」的態度到底對不對？可笑的，是您將「雜誌」和澡堂底「休息室」混錯了，這場合，並沒有弄那類花頭的必要。

恐怕您會發怒，也許會說：你到底有什麼權利可以教訓我！

青年作家迷了方向，不知怎樣處置自己好的時候，我應該指示他——我二十餘年來的文學工作給我這樣的權利。還是沒有爭論底餘地的權利。而您現在還是沒有那種權利的。并且，如果您繼續任意和亞欣斯基，梭洛古勃及其他電影演員，街頭打諢者們交遊，那末這權利永遠不會成爲您底東西。您是有才能的人，是不能忍耐着和他們同列的人。我認爲：您似乎是以那神聖潔淨的工作所必然需要的神聖的嚴肅，來對待文學的。所以，我寫這些話，也並不是徒然想寫來告戒您的，而是由於對您的誠摯的友情和對您底才能的尊敬心而寫的。寫這信的意義非常簡單，所以希望您決不要發怒。以上，是我要說的。

親愛的伊里亞·多米特里維支！要更謙遜，更冷靜一點！要離開好奇或鬪酒的朋友們。這樣，一切會獲得良好的結果——對於您底才能也一樣。

完了。

一九一三年二月。

十三 給斯洛鳩斯基

帕威爾·尼古拉維支先生！

您底短篇得到了很好的成績。我覺得比「蛇」等寫得更熟練，更明快。「現代人」當然很歡喜刊登它。

但是，有一點話要對您講，那不是別的，就是這小說如果形式再整齊一點，不知內容是否會更鮮明。

風格非常好，非常親切而明快——沒有流行的用語底粉飾。——單是這點，已經很了不得，很應該珍重。這些屬性——明快和親密的風格——今後有更加發展的必要吧！這樣，它們就會為做文學者的您創造出一個卓絕的人物——有思想優秀而且真摯的人物來。就是，他常常以愉快的心情迎接讀者，讀者也以誠心的信仰聽他講關於生活的故事——這樣的人物。

但是，恐怕您會因多話的癖性而將這些性質弄得破碎不全，

多話的癖性，您確實還有着。您對讀者講話的時候，恐怕始終想着：這樣沒有好的結果吧——這樣的顧慮必須完全丟開。要像契可夫和最近著作裏的蒲甯一般，敘述得更簡潔，更平易才

好。這樣，就會得到像您所希望的印象。沙西亞底故事——雖然有佛洛倍爾一般淡泊的情味——必須寫得平易，簡潔。關於這點，您依從自己就好。我想，這樣對於您底天分——我一點也不懷疑您有着天分——會非常有益。上面所說的是關於形式，技術的事，下面再來談談這小說底本質。

「生命有着貪慾的牙齒和野獸底面貌。」——沙西亞說；但是，我想像沙西亞這樣俊柔靦腆的人，是不能這樣地找出生命底特質的。這是作者所說的話，而且似乎還是文學的話。這幾年來，文學常常反覆着這句話，所以，這已經是陳腐，極公式化的。生命是並不可愛的——達爾文已經很完善地向我們證明了這點。不過，藝術直到現在還存在着這確實的事實，似乎違反着達爾文底學說。而且，同時，藝術是能够使對於生命的鬥爭戲劇化并非常熱心地爲它服務的，曾且放開這點不談，實際問題是——沙西亞恐怕並不能這樣地解釋生命，這不是他底本心。雖然他會感到沒有情趣，但是關於生命，他卻應該有其他的想法。不可將主人公們和作者自己混在一起。再——我——雖然面對着讀者，但不可使讀者聽說教。對於做讀者的我，只要給了優美，正確，明瞭的形象就好了；結論讓我自己來下。心理活動——是有一條準確的路徑的。沙西亞可以打守門者，這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沒有聽您告訴他，而自己這樣地給生命下定義——這是我所不能相信的。

其次，溫柔的他，偶然陷入了「朋友們」中間，那末他應該更強烈地愛他們——心境相同的朋友們底影響。而且，他在這時候，沒有表明：想到那塔里亞底事情時的某種疑問。這時候，他當然應該發生「神和女性那個好」的疑問。我想，對於視膜的人，反而是「神」比「生命」更可親。不過，一度接近有着生命的人，神就消逝了；因為有生命的人更加强有力。

此外我以爲那塔里亞一定常常使沙西亞想起母親底事，因為在男子表示愛的時候，女子往往要使男子想起從前所受母親底愛撫。

還有，你完全忘記了：那塔里亞有沒有小孩子這疑問。

我決不是要您抑制自己底意見。我說這些話，只是希望：——因這些小指摘而使這小說更深一點，「沙西亞」能成爲更有趣的作品。

還要加說一句，就是爲着排字工人和校對員，原稿要稍稍寫得清楚一點。

最後，祝您成功，同時也保證您確實能得到成功。

十四 給佛倫凱爾(註一)

(一九一〇年尾)

親愛的伊里優西亞君！

是的，以人論，托爾斯泰是死了，但是以偉大的作家論——他卻是活着的。他常常和我們在一起。

今後經過幾年，您更長大了，您自己能讀托爾斯泰底偉大著作了，那末您一定會帶着深深的歡喜感覺到：——托爾斯泰並有沒死，現在還和您在一起；而且，用他底藝術給您歡喜的機會。

還有一件事，伊里優西亞君，我要勸您讀科洛倫科底作品。我想，要求您爸爸將科洛倫科底「守鐘樓的老人」這小故事讀給您聽，是很好的。

謝謝您底信，寄上您所要的「故事」；再一起寄上兩三張加普里底畫片吧。

(註一)佛倫凱爾——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托爾斯泰死後：當時才七歲的佛倫凱爾寄了一封信給高爾基，提出了這樣一個可憐的要求：「俄國的大作家都死完了，只留着你一個。請寫個好故事寄給我吧！」高爾基寫了這封信回他。

十五 給某青年作家

(一九三〇年)

看了您底短稿「瑣事」，我不能不答覆您「我可以學文學嗎」？這問題。不過，您底文學修養還很不够，還在短篇幅明白地看得出來。

這短稿是失敗的。因為作品中諸人物底處理是粗糙而乾燥無味的。他們沒有臉孔，沒有眼睛，也沒有表情。完全是眼睛不能看見的。這缺點，是由您對於事實的偶發而來的。您在信裏說：「事實底文學」感到興趣，可是這「事實底文學」却完全是自然主義最粗率，最不幸的「偏向」。實際的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法——即便在岡果爾兄弟（註一）一般優秀的自然主義作家底場合，也只能正確細緻地敘述許多事件和情景，而將活的人表現得非常貧弱而「乏力」。

岡果爾兄弟，除自傳的作品「莎姆岡諾兄弟」之外，其他所有的作品都只精細然而曖昧地敘述着種種人間底「苦惱的歷史」或是失去了社會的典型意義的偶然事實。您也和他們同樣，對主人公底事件當做部分的偶然的事件看待，而以報告式的冷淡來對付它，就因為這冷淡，以致您短稿裏全部人物都沒有活。

可是，如果將父與子底難以和解的糾葛，從幾百種同類事件中抽出來——不，十件事也好，只吳熱熱構成了那十件事而統一做一體，那末，您所創造的事實，也許能有着嚴肅而非常深刻的蘊蓄的和社會的教育意義。又，如果你更深刻地注意短篇底形式和用語，同時認定必須將現實底一切事實作成適應它底經驗和性格的各種特有的文學的事實，那末您所創造的這事實也會獲得和上面同樣的意義。

使現實上的一切反覆的現象概括化，典型化的能力，是藝術家必須具備的；您沒有使這種能力發展起來。這點，只要看您現在這短篇所取的主題也可明白。

這短篇也和第一個短篇同樣，主人公是苦惱的僧正底兒子。只是，這篇裏，兒子殺了自己底父親，但本質的主題同樣是父與子底對立及其戲劇性的高潮。這點，一點也沒有改變。

不過，僧正——這僧正不是當做偶然的個人來寫，而是當做一種典型——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是順從父親的，另一個則絕對反抗。這樣兩個兒子也是典型的。

您說：「我用這兩件事來表現活的人們」。是的。這樣的事件，您無論碰到三回，五回，十回都完全是可能的。但是，為什麼非一一將它寫出來不可呢？您難道打算陸續寫僧正和兒子間的許多道同一主題嗎？我敢斷言：這是無聊的，而且人們會不要讀您底小說。不僅如此，而且還會

污蔑，傷害了這有興味的主題。

您依據「自然主義者們」底手法而殺寫人們，但是，描寫環境，傢俱和物件的時候，却丟棄了這手法。例如，在您底短篇裏，門口底鈴「悲哀地哭泣」，它底回聲「空洞地響」，自然主義者是不這樣寫的吧。大抵，回聲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只在音響碰着什麼折了回來的時候才發生，而且，這（回聲）是非常正確地再現那音響的。可是，如果鈴「悲哀地哭泣」——那末它底回聲怎麼會「空洞」呢？門口底小鈴響的時候，是不會哭泣的，那時：它雖然以極微的震聲發出煩擾，枯燥的音響，但那不是悲哀的。

又，您寫着：「潮潤的次中音像帆一般地震動」——這同樣不是「自然」的。還有「沾染了血的肉塊底碎裂聲」，您真的聽到過這樣的聲音嗎？您是拿「肉塊」這用語來暗示活人底心臟的，可是，您想想看——人底心臟碎裂時發出怎樣的聲音，這究竟能聽得到嗎？所以，您底敘述的部分和主人公們底無生氣的描寫，在全篇裏都是不調和，不相融合的。這無生氣的描寫傷害并且殺戮了您底主人公。我得到的印象，似乎這短篇是兩個作家所寫的。——一個是沒有充分運用自己底方法的自然主義者，另一個是沒有充分運用浪漫手法的浪漫主義者。

這裏，我必須反覆一次——藝術文學並不是從屬於現實底部分的事實的，而是比現實底部分

的事實更高級的。文學的真實並不是脫離現實的，而是和它緊密地連結着。——這點和悠底看法相同。不過，文學的真實——是從同類的許多事實中提出來的精萃，這是典型化了的。而且，只有正當地將現實中反覆的全現象反映在一個現象上的時候，才能產生真實的藝術作品。

（註）岡果爾兄弟——Edmond de Goncourt（兄），Jules de Goncourt（弟），都是十九

世紀後半期的法國活動作家，他們主張「文學的真實」將文學看做社會研究底一種形式——「生活底紀錄」。

十六 給兩位青年作家的公開信

(一九三〇年)

拿「對話」——會話做短篇底開頭，是陳舊的手法。藝術文學早已避免着這樣的寫法。這對於作家是不利的。因為，大體，這在讀者底想像裏是不發生作用的。

作家底工作究竟是什麼呢？作家須各式各樣地想像自己底觀察和印象，思想和生活經驗等，而將它們裝進各種的形象，情景和性格裏去。作家底作品要能夠相當強烈地打動讀者底心胸，除非作家所描寫的一切——情景，象形，性格等等，能歷歷地浮現在讀者眼前，使讀者也能够各式各樣地去「想像」它們，而以讀者自己底經驗，印象及知識底蓄積去補充和增加。由作家經驗和讀者經驗底結合和一致，能夠生產藝術的真實——言語藝術底特殊的說服力。而文學對於人們的影響力，也可以由這點來說明。

可以用會話來做短篇底開頭的，只有那話裏有獨創的異常的成分，能夠將讀者吸引在這小說的時裏候。

舉一個例子——

「今年夏天，在伏爾加航行底輪船上，聽到了某三等船客底聲音：

「年輕人，我告訴您一個秘密吧。——人是在過分的恐怖中死亡的。老人們當然是衰老而死

……」

談話的結尾聽不到，而人也看不見。那是深夜，我站在船尾上，他却在下面。」

如果是這樣有獨創意義的話，那末也可以而且應該以會話來開頭。不過，通常，總以用情景——場所，時間，人物的敘述來開始，立刻能將讀者引入一定的環境的方法，來得好。

我讀了短篇「女人」，作品中底人物沒有顯明。蒲洛霍洛夫這男子到底是怎樣的人物？身裁高的？有面髭的？前額禿的？還是善良的？陰惡的？無趣的？——到底是怎樣的，他拙劣地：無性格地說着碎裂的話，例如「女人總是女人」等，可是要使人感覺到：蒲洛霍洛夫堅決地信仰着這話，這預言應該用「永久」這用語來加強。

作者寫着：「在一所工廠裏做過了五十多年工的工廠底工人」。這是不好的。「工廠底」這用語是多餘的。「做過了……的工人」——這太粗率。「在一所工廠裏」繼續做了五十年，這一點太誇張；革命爆發，國內戰爭爆發，這時代工廠大都停止了。缺乏敘述底正確的地方，也缺乏真實。可是，我們底讀者却知道着真實。還有，旋盤工「背上為傷痕」，應該加以說明；大鑿，所

謂「傷痕」總是施外科手術，生瘡或打架時，用小刀弄出來的，當然也有因不道德底結果而弄出來的。

「高聲地反對」——這些用語似乎正表明：蒲洛登洛夫是能够獨創地「個性化地」說話，同時也表明他對「標準的」這用語有着愛好。然而，作者雖然隱示着蒲洛登洛夫這能力，却没有使它發展起來。他所以沒有使它發展起來，就因為不是將旋盤工當做活的人，而是當做「概念」來觀察。作家必須正確地將自己底主人公當做活的人來觀察。作家須從各人物底當中，發見并指摘出講話，行爲，形姿，相貌，微笑，眼動等底性格的獨創的特殊性，而強調起來，這時，他的主人公們才會活起來。這樣，作家才能使自己所表現的東西，明白地在讀者底眼和耳裏留下印象，而完全沒有同樣的人物。人，無論外表或內心都有某種特異的東西。

安娜會見的場面應該更詳細地寫。老年的工人們當然會比作家所表現的更恭敬地，戲弄地嘲笑安娜。反對生活或勞動上的婦女底平等權的偏見，非常深刻地在男性心裏生了根。——這在「文明的」男性也是這樣的。這種偏見在我國的表现，比意大利，伊斯巴尼亞，法蘭西，德意志少得多。這可說是我們底榮譽。——在戰時及戰後時代底一切困難的條件下的女性底活動，動搖了損過去底偏見。不過即使在我國，她也還沒有完全脫去舊的皮。

安娜對於讀者不明瞭。她是怎樣的女子呢？紅頭髮的女子？身裁高的女子？肥胖的女子呢？

還有在這場面怎樣地動作，作者寫着「大家看見了安娜底熟練的藝術」，如果不是「大家」而是作者自己看見，并且對讀者表現了出來，那就好多。又安娜「暗暗地微笑」——爲着誰「暗暗地」呢？如果作家注意到了那微笑，那末工人們應該也注意到了。這樣，這微笑對於他們當中底誰，總會成了引起反應的機會，那末背景就活躍起來了。如果作者更詳細，活潑地描寫安娜真有確信的熟練的藝術，那末，這微笑就合理了。蒲洛霍洛夫底心情——他底像「侮辱」自己一般的驚愕，應該向讀者表明。因此，他可以更加加強自己對於女性的否定態度，或者和這相反——一定會羞辱地對她說：「不要冒失！不要鬧！」——他不用話來說，而用眼睛示意，可是在朋友們底地方，卻會反覆這句老話：——「什麼東西，女人總是女人！」

「受了致命傷的狼」或「給仇敵咬囉」——這些用語完全不得當，也沒有使短篇美化。這些只是口頭的渾話，不是小說底語調。大體說來，這小說是很疏忽地寫成的——既沒有對於主題的認真態度，也沒有對於工作的熱情。而且，作者底用語是貧弱的，在兩段裏面——三次反覆着：「一面緊張地工作」，「一面緊張起一切的力量」，「一面緊張起最後的力量」。這是不好的。同頁裏還有：「狼緊張起最後的力量」。

「什麼也沒有地過了兩個月。」——這是什麼意思？是說兩個月底時間一點也沒有影響誰嗎？還是沒有使任何東西變化呢？可是，即使在一點鐘，在我們底生活裏，也不會看不見什麼變化的。

短篇「女人」底主題非常有意義，也非常真摯；可是，如上所說，作者沒有感覺到這重要性。當然，編者也承認了這點。實際，在我國，有才能而已經被公認的作家們自己也撥弄着任意的，沒有意思雜亂的用語，平淡地侮辱了意義非常重要深刻的主题。

短篇「女人」底主题是女性廣泛地蜂擁到勞動及創造底一切領域，即新文化，新生活底建設塗上來的一個插話。有人說：「沒有女性底積極的參加，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顯明的真理，這真理命令着誠實的社會主義者改變自己底惡俗而卑劣的女性觀——女性本質上是比男性「低級的」。這樣的女性觀已經由寺院和僧正熱心而巧妙地刻在人們底意識裏。

這樣的偏見底純粹動物學的根據只有一點——就是在動物底世界裏，除了絕少數例外，肉體方面雄的都比雌的強壯。「賤視」女性的其他根據一點也沒有。有才能的「偉大的」女性比男性少，這是事實，但是，這顯然只是因為女性們不被容許作社會活動。我們知道這樣的事實：——高加索山岳種族底女性們及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中國土著種族底女性們，昨天還不過被人看做

女奴隸——幾乎是勞動的家畜，現在卻表現了對於文化活動和革命活動的偉大能力。

女性廣大地參加到——創造着文化價值的勞動底一切領域裏來，這事實可以也應該有着最深刻的意義。因為幾世紀來習慣了零碎記憶工作的女性，在必需嚴密正確的生產中，會更加有作用；同時，幾世紀來在她們心中孕育成的女性特有的美意識，也會伸展到某一方面來。

作家必須了解一切——生活底一切的川流，川流底一切的細流，現實底一切的矛盾，現實底悲劇，英雄主義和卑俗性，虛偽和真實。現實底現象無論覺得怎樣微小，怎樣無意識，作家也必須了解：它是崩潰的舊世界底破片，或是新世界底嫩芽，

短篇「女人」底作者沒有理解這點。這在「戀愛」底作者也是一樣。這作者因為理解不充分，所以稱自己底短篇做「novel」（寫實小說。）所謂「novel」——是短的中篇，這需要事件進行底精確澈底的敘述。「戀愛」並沒滿足這需要。這作者和「女人」底作者同樣，用不適切的對話來開始寫。這是以鑽工底衝話開始的——

「認錯吧，恐怕，記得吧，唔？」

這句裏底動詞，有一個是多餘的。因為「認識」就是「記得」，「忘記了」就已經不「認識

作者沒有回答鐵工們問題，就開始敘寫鐵工和聽衆坐着的方了，他們穿着「晴服」坐着。可是不明瞭鐵工們底工作的讀者不能立刻明白：「晴服」是什麼。讀者裏面也許有人以爲：穿着「華服」在做工。作者必須努力避免有兩種意義的詞類，而正確地描寫。

作者是很能寫的人。所以，如果相當熱情地去寫，當然自己也會發覺用語底錯誤。

可是，對於工作的熱情，愛好，在這 *тогда* 裏感覺不到。他冷淡地寫下去。而且，他以非常粗率的形式提出問題。個人的我底幸福和勞動層底歷史任務（革命和新世界底建設），哪樣重要？作者自己沒有表明哪樣重要，大體，什麼也沒表明。因此，讀得到這樣的印象——作者只是冷淡地，由好奇心和「乘着無聊」而提出這大問題。不幸，我也得到這最後一個印象——「乘着無聊隨便說說」的印象。這是很對的，過去，往往「乘着無聊」提出各種大問題。

我國底勞動民衆從事着創造社會主義國家這偉大而艱難的工作，不斷地破壞舊的，創造新的。生活充滿了戲劇，充滿了一切大的可笑的矛盾。新的喜悅出現了，喜悅底影子俯仰在我們底土地上。在這樣的時代，還有人寫這樣冷淡的 *тогда* 也還有人毫無忌憚地提出：——充滿一切偉大任務，戲劇及喜悅的全生活，和手抱住「美麗的女人」底腰的生活，到底哪種好呢？——之類的問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

這樣的“novelists”（寫實小說家）底存在，只能由他們底幼稚和盲目來說明。而這盲目底原因——卻在於修養底不足。

（註）高爾基在這信裏所批評的兩篇——「女人」和「戀愛」，都刊登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號的文學雜誌「里特·烏契約巴」上。

十七 給某青年作家

（一九三〇年）

單君您這短篇，很難回答您——有沒有藝術才能——這問題。因為您所寫的並不是短篇小說，而不過是揭發某經營專家底輕薄行為的「通訊」。這通訊寫得很完美，而且非常聰明，已經接近「報告文學」底型式。這是這通訊底好處。可是冗漫，這是不好的。

短篇小說必需這些條件：——鮮明地描寫事件底環境，活潑地表現作品中的人物，選擇正確而生動的用語。

短篇小說，一切必須寫得像隱現在讀者眼前一般。畫家生動地浮影地描寫人物和事物，要畫得像現在就要從畫面裏跳出來一般；小孩子卻不懂「遠近法」，只畫出事物底平板的輪廓和外表的素描。這就是兩強畫底差別。您和小孩子底畫一樣平面地描寫着「公社」底委員們和經營專家。他們雖然說話但是並不活動。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呢？

您對於這點是完全不開心的。關於那專門家，您只說「他是中年的男子」，而關於那青年也只說「臉上有點麻子的」。

愈在這短篇底開端，顯然就脫離了生活底真實。——關於暴徒底襲擊，死傷者底數目，經濟的損害等，那專門家當然應該問那青年或「公社」底委員們。這可以舉出三個原因：——本底底好奇心、市民底恐怖，以及經濟的利害。他不問這點，就會成爲侮辱那經受了死底恐怖的市民們。對於他們底生活這樣地冷淡，是不自然的，也是難以容許的。而且，他們自己也當然會講到襲擊的事。——大抵，這樣的事件不是三天就會忘記了的。如果愈以我剛剛所說的主題來描寫作品中的的人物，那末愈一定能使他們每人都具有特徵，也能够描寫專門家怎樣地聽，怎樣地問，問什麼，而將他當做活人來表現；這樣，愈底短篇就會成爲生動的作品了吧。可是，愈只着急專門家底揭發，以致寫出了本質上是無聊的失去了「藝術的」短篇底各種特性的作品。

愈非常急躁，往往忘記了注意用語。例如，第二頁——「擺在前面」這用語接連反覆了幾次，這是不可以的。還有，愈對於主題的態度，也不是藝術家底態度。藝術家如果想暴露或揭發這輕薄的人，那末，他也許會用「幽默」或諷刺詩底方式。如果藝術家要「率直地述說」他底阻礙行爲，那末，他就會更詳細，精密地研究這專家底性格。像愈這樣的寫法，讀者不能理解。讀者

一定會問：——

「這專家到底是怎樣的人？」

「只會咬嚼書本，完全不知道活的現實的桌上底理論家，空想家——僅僅是極薄的男子嗎？」

通過這小說金篇，他差不多永遠是個誠實的人；他不會承認：自己混亂起來，想脫離「公社」——您沒有從心理方面證明這事實。

再寫一點什麼看——表現表現您底勤勞生活，最強烈的印象，以及和什麼人底特殊的會見，躍動的思想等。您如果不姑息自己，不誇張，努力觀察人底內心（不是單單外表，）而且率直地將它寫出來——那末，您就無異在自己面前豎了一面鏡子；而且在鏡子裏面，可以看出自己底內部。

您顯然是個誠實的人，而且是有才能的通僱員。請多多地閱讀優秀的文學巨匠底作品——例如，契可夫，蒲里希文，蒲雷（「鄉村」），萊斯可夫等等。他們是最優秀的精通俄語的人。大體說來，您須注意用語，并豐富用語。

一八 給拉托文（註）

請原諒我擱置了您底稿子，但是，那是因為沒有時間，未能早些讀。您底詩比散文合意些。您沒有像詩一樣地弄散文，您底散文不大有特色。但是，詩一方面，却看得出：誰寫的及爲什麼寫的，寫得很好，很成功。——不過，您底詩裏面有許多不規則處，錯誤的音節，貧弱的不響亮的韻，思想表現得拙劣的地方，這點不能不說明。

如果我再早一點認識您，那末會勸您不出版詩集。現在，您恐怕不能聽我的勸告吧。我勸您不出版，是因爲您能够比現在寫得更好。

而您到現在止所出版所寫的東西您都是覺得很不滿意的，必須明白，您到現在止所寫成的一切，別人也許在從前就寫得更好了，您現在的詩裏面，沒有潤飾，沒有特點，也沒有力量。

生活底事，什麼都不能向別人慨嘆，但是，因爲生活底腐敗，因爲人們底冷淡及同志間底不合理的關係，因爲他們要騎在自己周圍的人底頸上，而責備他們，却是非常有益的——我相信您是了解這點的。您如果努力自己的修養，更多地閱讀模範作品，就會明白這一切。

您並非唯一的及最初的獨學作者。——爲着學習從許多人們當中選取勞動的人們底生活與思

想，而更強力更明瞭地描寫它們，是必須記住這點。

不要將您全部注意單停留在自己身上，不要單寫您自己底生活和思想。——幾萬的人們像您一樣，甚或生活在比您壞許多的狀態中。請記住這點！請努力尋找一切勞動者所共通的思想，感情和憧憬，并努力簡潔，強力而單純地寫描它們！

不要慨嘆生活底痛苦——慨嘆是弱者，但是却必須爲着尊敬自己的人要求承認有自由勞動和自由的生活的人權。

要求雖然要求，但是不依賴，不訴苦，不嘆息；因爲這是失去了要求的權利，而乞憐的乞丐底事。

人必須尊敬自己，必須帶着誇耀向一切人說：「我是像你一樣的人。我一切都是和你平等的，我像你一樣有好好地生活一生的權利。」

孤獨說——您很早地將自己底作品付印了，這對您是很壞的。您底第一本書比第二本優秀，這是您寫第二本書時比第一本更匆促的證據。

再會！健康，請您更嚴格地對待自己！

(註) 這信是給一位叫 P·A·托拉文的青年的；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人民底教師」第一號。大抵是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二年之間所寫的。

一九 給馬克西莫夫（註）

像您信裏所表示的一樣，您對自己採取批判態度，您以前的自備遭失敗底打擊而崩潰的現在，正是您應該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時候。

您是水分多而不會燃燒着的濕柴，可是，現在這濕氣已從您身上蒸發完了，啊，做做工作看！

您過去只是非常幼稚，非常膚淺地對待生活與文學的。阿志巴綏夫會對您粗暴——這件事應該忘記了。雖然相信您是有才能的人，但是您必須從自己身上找出自己修養的力量。

我想勸您：現在立刻開始寫最單純的——例如以「日常」為主題的短篇。

請試寫您底日常生活——您怎樣醒轉來，到什麼地方去，看見什麼，怎樣就寢，以及這類細滑的，憂鬱的一切小的，——一切——對於您底夢中的生活，對於您的要求的一切有着怎樣的關係。

單純的東西是最困難而重要的——請記憶着這點而寫作！且試試看！

爲底信裏，頹廢的心情包圍着您，我覺得即使答覆，恐怕也沒有什麼效用，所以不會答覆。

但是，您似乎並不會不利於這心情地過活。

事情似乎是那樣發生的；如果不是我底錯誤，那末我是很高興的。

請更謙遜地對待自己！胸襟開闊是好的。但是，「抑制」也因此是有價值的。祝健康！再會

！（一九一六年九月）

（註）這信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的羅斯托夫報紙「昂揚」上。

一一〇 給阿夫米安（註）

當然對於您，多寫是必要的；但是，更接近生活，而直接利用它底暗示、形象、畫面、顫動、血及肉，也同樣是必要的。

無休止地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後再將全世界集中在自己心裏。人生有許多毒，也有蜜。試找出它們！

不可以單做敘情詩人——不可以將自己底精神禁閉在您自己所造成的圍欄裏。

請拿出要做幽默家，敘事詩人，諷刺詩人以及十分愉快的人的精神來！請擷取一切，而將一切給與生活和人類！

現在，大部分詩人似乎處在生活之外，生活底渾沌之外，而完全住在無人的荒地上。這當然比生活在現實底渾沌中容易而愉快，但是，這樣都等于掠奪自己。

不可以做魯賓遜，生活、叫喊、笑罵、愛都是必要的！探究尚未發見的東西——新的語言，音韻，形象，畫面，也是必要的。詩人不僅是自己靈魂底乳母，實際是世界底音響。是這樣的。再會。（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註) 這信是給亞美尼亞底批評家兼詩人阿夫米安的，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第夫里斯
底報紙「東方底曙光」。

二二一 給某青年作家

我還沒有收到您底作品，所以不能斷定它是有價值或無價值的。

您曾說到：莫斯科新聞雜誌記者們對於初學寫作者的「不公正」態度，但是，我覺得您底立場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貧窮」（刊物名——譯者）認為您底作品不壞；同時，它也還不能說：這是好作品。「農村青年」承認「貧窮」底批評，而且說：「應當努力」寫作。對於這點，您這樣說：「貧窮」是褒揚的，而「農村青年」却貶抑着；這非常奇怪。其實，他們誰也沒有褒揚或貶抑你。只是說：努力文學！

諸位初學寫作者常常罵編輯主任；其實，大多是不正確的。諸位應該知道這樣的事實：在革命前，雜誌編輯者每年收到幾百萬稿子，而大部分都是缺乏才能的作品。但是，在形式方面，多數總比現代底初學寫作者優越。在目前的時代，編輯者收到幾千篇稿子，大部分也缺乏才能，而且修養不足。依我個人底經驗及和我同時代的作家們底經驗說來！我們舊時代的編輯者們對於「初學寫作者」的態度，比現代蘇維埃編輯者不關心，不注意得多，簡直不能比較。我這確信特別可以因「貧窮」及「農村青年」編輯部對您所表示的同志態度，而確定地說。

關於詩，我不大記得；大概也許因此不能褒揚您底詩。在「雨後」這詩裏，有一節似乎有發生波浪，而波浪變成湖的場面，這沒有充分地表明理由。「池底底天空」呀，「會沒有吧」呀，這類句子不是韻語，并且還是擬得很壞的錯句。下面一節到底是什麼意思？我難以理解：

「我底生活——瞬間底歡喜

蒼白陰冷地流着的霧底」

詩裏面出現了「西契伊」這發音，我不歡喜。「夫歇伊」或「烏傑伊」之類的發音，也同樣是討厭的。

其次，依您底意見，受「舊時代底僱正底兒子」這出身底妨礙，而祇能做「黨外的社會主義者」，即不能加入「青年團」也不能進「高等專門學校」您因此隱蔽了這點。

這當然是為難的事。關於工農政權對待有產層出身者的態度，提出抗議的並非您一人。

可是，工農政權對待這類人的不信任的嚴峻的態度，却是因極多數的這類人底行為，而證明是正確的——雖然很遺憾。有產層出身者們將蘇維埃政權及勞動層底黨所做的事業看做社會的實益，而且認為大抵終究不成功。在這期間，他們像室內用的或是帶着鎖鏈的狗一樣柔順地遵從着勞動層底事業。然而，現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不僅是革命的實驗，而是偉大的迅速地發展

着的事實。他們（指有產層出身者）明白了退回舊時代去的路被封閉了的時候，就卑怯地逃到舊主人留居着的地方去，做狗來服侍它，由在我到一片更肥厚的殘物，而放棄了對於全世界工人的偉大責任——蘇聯底勞動層勇敢地負損在自己兩肩上的責任。

他們逃走了而盡可能地將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物出賣給工人及農民底不共戴天的仇敵。這樣的叛徒並不少。現在，有兩個叛徒就滿足了歐洲有產層報紙及外僑底小報，說到曾經如何像狗一般地服侍過地上唯一的法律的主人——工人和農民，而用這類卑鄙醜惡的無聊話滿足了那些報紙。

這類可厭的背叛行為必然在工人和農民中惹起不信任有產層出身者的念頭；這完全是當然的。再，因為少數人這底類卑鄙行為，而致工農底真誠朋友或同志蒙許多損失，也是當然而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却不應該將自己底苦惱歸罪于勞動層，而應該歸罪于勞動層底叛徒。

我們勞動層底深刻而廣泛地實現了它底歷史使命，則不忠實于勞動層的人，機械地適應勞動層底事業的人就會逃得愈遠。但是，勞動層底性質統一化，愈鞏固化，則勞動者的黨對於大眾的影響却會愈強烈起來。

一一一 給某青年作家

你底作品讀過了。

您送了兩篇稿子來，但是兩篇都是「太匆忙」的，缺乏精思熟慮的寫法，而且實在是疏忽的，我會約定付印，且曾以活躍的情感打動過的這兩稿底作者，消失到哪裡去了呢？——我想要這樣說。

不僅如此，在作品「超越」和「召喚」中，不論是對於文藝工作的熱意或對於讀者的尊敬，都感覺不到。您如果缺乏這兩個條件，那末您要寫作熟練是不可能的，因此，您也不能在語音辭彙底部門裏做個有望的工作者。

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極端地說來，甚至可以說：所謂「才能」，本質上不過是對於工作，對於工作過程的一種「愛」而已。向作家要求對於讀者的尊敬，恰恰等於顧客向麵包舖要求對於顧客的尊敬。如果麵包師適度地調和了麵粉，而由手裏的饅東西或灰塵混進了麵粉，那末可說這麵包師沒有考慮到吃麵包的人們。或者那麵包店信是把顧客看做比自己低賤的下等人；否則，他就是無賴，以為「人雖不是豬，但是什麼都是要吃的」，而故意將饅東西混入

「粉裏」——就是這樣的人。在我國，讀者有着值得尊敬的特殊的根深蒂固的權利。因為從歷史方面看來，讀者是剛加入生活舞台的青年，對於他，書籍不是遊戲，而是擴大關於生活，關於人的智識的武器。

從您處理「超越」底主題這點看來，您對於目前的現實，只是非常表面地考察而已。

這作品底主題是新鮮而獨創的。當女織工的母親在工作上和她底女兒競爭；女兒雖然答應競爭，但勝利被經驗較深的母親奪去了。可是，依您，母親底勝利對於女兒，引起了幽默的態度。這事實，對於這許多女兒和兒子，是有極大的教訓意義的；而這也一定是更加正確的。這勝利會使窮工人不能不發生對青年們誇耀自己底經驗的自負心吧，然而關於這點，您什麼也沒有寫，您推想競爭當然會影響母與女底家庭的個人關係；但卻沒有說到這點。在您面前，有了這樣的充分的可能性——即應該指示出「兩個時代底相互關係」這比較小的事實；然而，您却没有利用這可能性。大體說來，您雖然採取了非常有趣的主題，你因為完全不了解那生活的意義；而隨便地將它毀損掉了。

您用了怎樣的寫法呀？你用這樣的句子開始：「風沒有用效英照耀」；對於這句，讀者有這樣期望的權利，就是作者必須向讀者說明：這樣奇怪的文句底意義，闡述：為什麼「風沒有照耀

」。可是，你關于風，什麼也沒有說，而費了幾行敘述「一點也沒有描畫着美麗的春」的小村落底事。各句，各詞對于讀者，必須有正確明瞭的意義；然而做讀者的我就不明白：爲什麼「在這小村落裏一點也沒有描畫着美麗的春。」難道別村將春從這村裏奪去了嗎？還是春沒有平等地賜予伊凡諾伏，伏茲奈遜加亞州底各村呢？

其次隔六行你這樣寫着

「難堪的靜寂被青黑色的天空抑壓着，在黑暗中窒息」。爲什麼，并爲誰，「靜寂」是「難堪」的呢？您忘記了說到這點。所謂「靜寂在黑暗中窒息」，是什麼意思？如果是倉庫裏，也許還可以說黑暗像窒息一般。可是，現在是村落底街道；那末周圍該有許多曠野，在那曠野底頂上會有「青黑色的」天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靜寂是有充分廣大的場所的，因此，所謂「窒息」似的「靜寂」是沒有根據的。

這作品底九頁，完全是用這樣的蠢話寫成的。所謂「很負責地聲明了」，是什麼話？又，所謂「無論爲誰都特別地盡心」，是什麼一回事？我想，在這里或許應該用「注意」這字吧。總之，「盡心」這字是暫時使用的，從發音上講，也不是可佩服的，現在不是不大用的嗎？這字變做形容詞，「盡心的」，現在要用的地方也稀少。又，你在另地方說着「毒汁溫暖了」之類，

毒汗」這詞是指從毒蛇和蛇身上採來的東西，蛇是冷血動物，這里，試想想「沮酸」之類的字是不適當的；還有「茲多列」這字是什麼意思？

最後，引出如下的亂纏的文句來看看：

「競爭，最近大大地壓迫了小組。而且簡直像白日做夢一般地，通過這勝利而在青年團中做了健全的工作者；以休假兩星期當做獎勵，這並非繁重困難的事。」

這樣的文章底寫法，不單是疏忽，在雙重意義上，不能不說是無修養。同志呀！從以前所看的您的「速寫」上推測，覺得您大概是二十五歲到二十八歲的年齡，如果這樣，那末您是上了兩倍的年紀了。此外，我覺得你對於「人」，「生活」或「社會主義的競爭」諸事實，有點感染演「隨便」的態度。

主題好，而表現了這樣絕望的拙劣寫法——對於您這樣的作品，我為什麼要如此多言呢。

那是這樣的。做「全世界的名譽」底候補者的諸位底大多數，都急于要「一躍」而獲得這名譽，于是撲向這類重大的，有着深刻的生活意義的主題。可是，這樣的主題不適合於諸位當中大部人底力量；因此；諸位用無聊的；缺乏精神的或者只稍稍想了一下的語言底碎屑，來攪亂，

憤。工人是不會因為諸位將他底血肉造成的現實畸形化了，而說聲「謝謝」的。

是的，工人什麼也不說；如果要說：那末一定是說比我剛才所說的更激烈的一些話。

一三三 給某青年作家

你底作品這樣地開始：

「從早晨起，細雨濛濛地降着。」

「從天空底情景看，是秋天；但是從格里西加底臉色看，却是春天了。」

「黑的兩眼，恰如上星期買來的新套鞋底隆起的後跟一般地閃光。」

顯然，這恐怕不是處女作。我覺得：這作者底作品也許已經付印過，而且受過褒獎吧。如果是事實，那末這讚賞之辭給了他有害的結果。因為他以此發生了自負心，而引起了不考慮語言底意義而裝飾語言的傾向。

所謂「從天空底情景看，是秋天」，是什麼意思？這能夠給讀者一種怎樣的情景？天空中有雲的情景並不限於秋天，而是春夏都有的。大家都知道，秋非常激烈地塗改，變化地上底風景，但並非改變天空底風景。

「從格里西加底臉色看，是春天」，這是說：格里西加底臉色變成了綠色了呢？還是說他底身軀裏像樹木底發芽一般地，長出芽來了呢？眼睛底光輝和套鞋底光輝比較着。這樣繼續下去，

作者不是甚至可以將格里西加底險和陶陶用洋灰（*цемент*）塗過的屋頂比較了嗎？看來，這作者是把自已當做工匠，因以，才用了粉飾鋪張的寫法。

作品底主題——事實——的正確性似乎是可疑的。以胸前所佩的螺形領結繯了的理由，而嘲笑自己底同志，這樣的工人和示威者是難於想像的。垂死的時候，還將自己兒子從毯子上剝下來的一片條紋棉布送給兒子，像這樣感傷的工人是更難於想像的。

這作品，澈頭澈尾地寫得太急，太草率。對於工作太自信的職員底態度，最不可表現出來。這樣的作家和職員在地方上是非常多的。他們很歡喜寫關於十月革命紀念日及其他的「紀念作品」，這恰恰如過去的作家特別歡喜寫關於「復活」，「復活節」的作品一樣，他們平常差不多病態地富有自愛心，不能接受批評，沒有用功的能力。他們似乎自以為已經是什麼都懂，什麼都能的了；可是，却缺乏着最重要的對於工作的「愛」。文學工作對於他們，只是「職業」底手段，只是「副業」。只有這樣的文學者才會平靜地作出如下的混亂文句：

「十月革命抓出了威爾尼亞底心臟；這恰如稚氣的年輕人抓出了女人底乳房一樣。」

這語句底醜惡，他們完全不能理解，反而信以為：醜惡得愈亂愈雜，愈動物性的，就愈是革

命的。

在勞動層底文學裏，不可以有這樣的「專門家」；而對於這樣的專門家底繁殖，應該無情地鬥爭。因爲在本質上，他是文學底寄生蟲。

二四 給某青年作家

你底作品讀過了，這並不比採取同類主題的其他作品壞，你如果對用語採取更認真的態度，措寫得更簡略，不用「姑娘底胸部在海洋布下面並不充盈」之類甜蜜的句子，那末也許會發揚得更好，這樣的文句使人憶起舊式女人愁嘆的場面。「充盈」之類的動詞在我們俄國話裏似乎是沒有的。

「娜達莎站在被照亮的臉子底兩眼之前」——這樣的文句不能說是很有修養的寫法。

「華西里底心臟破裂在那被雲雀底歌聲所誘惑的天上」——這是很不行的文句，這證明您有消要寫得「詩一般地」美麗的奢望。

您還寫着如下的支離破碎的句子：

「關於轉變的夢，被帝政主義殘酷地蹂躪掉了。這恰如蒲公英底嫩毛被突發的疾風撕裂了一樣」

89

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底革命運動不能和「蒲公英」比較。這是可笑的比較。這里，已經暴露了您沒有社會常識。而且，對於撒播「蒲公英」底種子，「突發的疾風」之類並非必要，往

往是由於小孩子底一吹。

對德戰爭宣告的當日，英國底態度還是不明的。

寺院底長老並不能用十字架發「火車出發的信號」；這不是他底權限，而是站長底工作。

依您所寫的，則從「被砍了的太陽穴」上流下來的血是「像碎布片一般地滴下來」。又「被砍了的太陽穴下面，眼睛發着光」；從這點看來，顯然你是寫着自己沒有見過的东西。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的。

「不白的雪在曠野裏開始白起來了」，「多毛的白雲綿密地籠罩了曠野」這是內容不同的兩首歌，但是你將它合而為一了。

所謂「修道士」並不是用金線繡成的僧衣或扁帶子，也不是糊上金銀箔而弄潔淨的東西。

這樣的錯語，謬誤和愚蠢處，在您底作品裏很多，而它們就損害着作品底價值。

其次，你沒有考慮到讀者，即您並沒有努力使讀者明白地理解自己所說的話。您說：「普洛荷蘭那裏底農民像在醉母中一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是說他脆弱呢，還是說太酸了？

媳婦問婆婆：「茶炊預備好了——煮什麼呢？」

茶炊通常是煮茶的；因此，如果朱倫·烏達洛夫那裏有飲葷香草，小連翹，可可，咖啡，乾

水票，蜜茶之類的習慣，那末您就應該將這點預先向讀者說明。

..... (註)

我國，在各縣或各郡裏，還有各自的「方言」，各自的語言；但是，文學者却應該用俄文寫作品，而不應該用伏特加市方言或用反語寫。

你們是爲着龐大的多樣的國人們寫作的，因此你們應該將下述的簡單真理當做自己的所有物——什麼也不指教人的書籍是不能存在的。還應該知道另一真理——爲着人們更快更好地互相理解，必須說同樣的語言。

「我不是從幸福中來的」——您說着；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樣的語言，您用得非常多；但是，這是不能裝飾您作品的。

做了俘虜的馬加爾人，您使他用烏克蘭話說：「是的，我不能。」

還有，您不照當然的順序排列語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你寫着「佩着糊在頭上的絲織髮飾的女傭」，糊在頭上的東西恐怕是沒有的。

如果你打算寫「長篇小說」，那末必須避免這樣的語言缺陷和如您現在所犯的就忽。

必須注意「引人入勝」的文句。依您所寫的，某人第二次和一個姑娘結婚，愛那女人的大概

是四十歲的男子，可是夜裏朦朧地裏，將近四十歲的衰弱的岳母和十八歲的年輕妻子弄錯了，這樣的事件是難以使讀者相信的。

（註）這里一段講到幾個字用得正確或不適當，有的是時代的關係，有的是地方的關係，在俄文裏大抵只差一兩個字母；中文無法譯出，只好略去了。

二五 給某青年作家

我想：像「農村通信員底話」那樣的力作，是尚未成熟的，對於語言底正常發展也有了不少的毒害。你底力作，「希望」跑在「實際」前面。以僅有可疑的價值的材料為基礎，急急乎下了結論，所得的結果是：您將「方言」和「鄉村語言」當做獨創的語言形體。然而，事實上，你所表現的材料，只告訴我：——豐富，寶貴的俄羅斯話，生動，準確的俄羅斯話，是被歪曲，被「卑俗化」了。

堅固而優秀地定型化了的語言，它底卑俗化的過程，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法國語言，在大革命後，蒲列塔尼亞人，諾曼人，普洛萬斯人等衝進了事件底風浪中的時候，也體驗着這樣的現象。這樣的過程，往往是戰爭，軍隊及兵營所助長起來的。白德內無意識毀損了的蘇菲亞·菲道爾欽珂底傑作「戰爭中的民衆」及伏伊特洛夫斯基底優秀作品「探訪戰跡」，我想對於真正的熱烈言語底愛好者——您期然是非常有益的，

我也讀着許多工農通信員，新作家和學生諸君底信，因此，我得到了這樣的感想——俄羅斯底口語被歪曲，被卑俗化了。它那準確的形式充滿了方言，吞下了弱小民族及其他底語言而膨脹

了起來。口語底生動，正確及準確的程度更少了，反之，却更囉嗦，拖沓了。用語往往不包含意義，而與口語平行。不過，我已說過，這是自然則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是語彙底豐富化和擴大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然而，依我看來，這並不是我國國語底精神中固有的言語創造底過程，而是機械的過程。

但是，您底想法似乎與我所見的不同；就是您太急于假定和確認：那自以為是「語言創造」的成分，您將口語底純外表的豐富化，當做口語底創造。我國有產層中有許多人說法國語，但是這決不是將他們造成爲更文明的人。

您底力作告訴我：現代底有文字的農民在語言底驅使方法上，比萊維特夫和格萊伯·烏斯賓斯基及其他作家所描寫出的農民拙劣得多；又，農村通信員底語言在生動，正確和準確的程度上，比誰道爾欽珂和烏斯賓斯基所描寫的兵士底語言拙劣。

「狠毒的」，「惡魔的」笑，不能和「蜜似的」，「鐘聲似的」姑娘的笑並列。姑娘還沒有熟習「狠毒地」笑。「狠毒的」和「蜜似的」這兩句話，在心理上，完全是不同的人們底語言。所謂「蜜似的笑」並非新用語，您一定是從安特列·裴契爾斯基「在樹林中」找出這用語的吧；又，您發見如下的古歌底文句吧！——

「姑娘呀，你

用狡猾的你底蜜似的笑。

將心談………………」

這是從佛烏克·克拉雷特底歌的譯文中取出來的。

將「天藍色的」驟雨和「激烈」驟雨並列，雖可說是對於同一現象的兩種處理法；但這也是不可以的。然而如果有抒情氣分的農民那末看見了雨「透過太陽」而降下，他們不是也會叫它做「天藍色的」驟雨嗎？

所謂「鐘聲似的」笑，是非常不好的形容。因為這是不正確的。鐘，大小或聲音都有很多的種類。您能够想像鐘似的笑嗎？將笑比做小鈴底聲音，尤其是假定從遠處隨它的場合，那可說是正確的。

「可愛地響」這話，您似乎當做新的嘗試，但這是不當的。因為加拉姆金已經使用着；此外，在農奴合唱團所唱的讚美歌中也一定能發見吧。在這類讚美歌裏面，有「像百合底容顏的姑娘們」或「四風一般幽雅的聲音」之類的表現。一九〇三年，農民們在賓沙市附近，曾經這樣地唱：「沉靜的頭風吹着山谷；從美麗的國土，從故鄉科斯特洛馬。」

「虛偽」這用語，您從各種的部門中取來；非塔及其他詩人，主要的是將這當做浪漫的世界裏東西，被用做「甜」和「美」的意思，但農村通信員，主要的却從社會的立場處理它。不過，農村通信員恐怕也不能避免「甜」的虛偽。

我想，從事語言創造的人，必須知道：我國語言底極豐富的民話底性質——尤其是那可驚的豐富而準確的諺語及俚語。我國底口語，大體是寶貴的，以它底簡潔，強勁佔優勝。而其中，例如像您所利用的「神人同形說」，我看並不多。「神人同形說」雖然可說是不可避免的，但總是拘泥想像和空想，并束縛思想的。

以上底一切，我是因為考慮到下列的事而說的；就是：如果我們將說盡底機械的豐富化底過程，當做一種切合新思想新感情的新語言底創造過程，那末，結果，我們會因此使工農通信員和青年作家得到這樣的思想：——這些人們（使語彙機械地豐富化的人們）是語言材料十分豐富，并非非常正當地「執行着語言底創造」的。這思想是不正確而有害的。

現代底青年文學者，大抵都用功不足，因此進步遲緩。他們當中底一個這樣說：「自己寫東西，就不讀別人底東西了。」這是真實情形吧。第一次作品底成就並不壞，但第二次底作品却比這壞，第三次更壞；這樣的作家非常多。而且，關於怎樣學習語言，批評家也並不指示他們。

二六 給某青年作家

您底作品，讀過了。這是寫得很好的作品。這主題，雖然已經反覆地被採取，被蹂躪，被攪亂過，但總還能讀得很有趣。這興趣，或許是因為我和您個人會面過的緣故；這也是會反映在對于作品的態度上。不過，縱使如此，我也不能將您底作品認做成功的作品吧。「長篇小說」這名稱中，已經感覺得到：作者窺探獨創境地的企圖。還有，二百四十頁差不多全頁都看出這點。就是：這獨創性是「由智慧中」出來的，是作者忍耐困難而獲得了的，而且，這是大大地妨礙：作者成爲更真摯和作品成爲更有說服力的。您不要「像別人一樣地」寫，因此，勉強要和別人所進行的方向不同，結果，寫得比自己底力量所能做到的還壞。這里我所說的，並非單是形式底問題；當然，形式是能够毀損任何有價值的材料的。

您底「父親」底處理方法，和別的許多青年作家所做的一樣，是膚淺的。所謂「父親」是社會性的個人——這「社會性的個人」只有根據那在生活的習慣風俗及其他底基礎上形成的「理性」，才能和兒子區別出來。依我想來，當做一個「典型」的父親，已經不應該當做單純的「社會性的個人」看；還應該當做生理的個人，更細心，更深入地來觀察。縱使父親大學畢業了，讀了許

多好書，但大體上，幾世紀以來的先祖們底社會經驗，還是支配着這位「父親」底一切知識。「而人間社會中的這「幾世紀以來的經驗」，必定會發生一定的生理學的影響。這里，我不是說遺傳，而是說某種更深刻，更保守的東西；這種東西隱匿在理性底深處，而使父子在生理上互相不可理解。

當做文學典型的父親，應該深深地自信：自己是保衛幾世紀間造成的生活法則的。這法則對於他（父親，）是生理上所必要的，猶如水對於魚，泥土對於蚯蚓一樣。還有，這父親應該感覺到：兒子底革命的意志，是爲着推翻及消滅他（父親）住慣了的，沒有就不能生活的地盤，氛圍氣及由最大以至最小的一切而發生的。

當做典型的兒子也應該革命的意志底化身。他的革命意志底目的是在將來；在父親所體視并保衛着的「現在」當中，沒有一樣東西是不妨礙兒子底意志之成長，不阻止兒子活動的。

伊兒·帕多夫和他底兒子彼得·帕多夫底衝突，是個人間的，是目前已成熟的悲劇底小插曲，如果我們想要充分地體會這悲劇底最巨大的歷史意義，那末我們必須將那基本的人物當做唯一的典型來表現，必須當做完全不能和解的兩種世界感受底衝突來表現。這基本的主題當然可以分裂，但是即使表現同一的分裂，也必須明白地表達出主題底真實而深刻的意義。基本的意義是而

單的，即爲着消滅或反對生活底一切不幸，一切罪惡及一切畸形底源泉——「××××××××」，而執行絲情的鬥爭。

偶然當了白軍，被勳員，於是以自己底手殺別人，或者在某種場合殺自己底親愛的朋友，只不過爲了使教父底私有財產如以前一樣地存在；突然或逐漸地理解了這點，您試想像一下看吧！

將這私有財產解釋做一片底××吧。這××是由父親相信這私有財產爲唯一堅固的生活基礎，而創造起來的。將兒子當做被這××俘獲了的犧牲來表現，而將他們底生活當做青空之下底××來表現罷！

下面，再說說您的作品底風格吧，「無意義的，某種疲倦的，鬆弛的死，吹散着一樣的氣息」——第一二四頁裏，您寫着。這是非常奇突的句子：這句子裏面，關於「死」底概念雖然下了三個定義，但是關於「死」，還是缺乏着明瞭性。用「疲倦的死」，而在「疲倦」這詞上，又加上「某種」，那末「疲倦」這性質形容詞底正確性，就變成可疑了。這里，您爲什麼更加上「鬆弛的」這詞呢？這樣的語實底堆積，到底爲什麼是必要的？其次，您說着：「葉子尚未有的菩提樹」，如果用「尙沒有葉子的菩提樹」則簡單得多，爲什麼說「葉子尙未有的」之類呢？此外，

一六六——一六七頁底語言非常紛亂；而這一切，都是您要獲得獨創性的結果。但是，您却反而應該探求語言底簡單，明瞭性。

「在現代，我能够成爲作家嗎？」——對於您這問題，如果您在給我的信裏沒有說到「世界觀與世界感受」間的「不調和」，那末我會給以肯定的答覆吧。

這「不調和」，在諸位底時代裏的人們和諸位底社會環境中，顯然是並不稀奇的一種病症，但是對於這點，我怎樣解釋，前面已說過了。依我看來，則革命的「理性」和他父親底「世界感情」如果在某一個人心中並行或對立，那末對於那人是很大的危險。而這樣的現象顯然表現着下列的事：即那人在「知識方面」雖是革命的，但在本能的感情的方面，却是反革命者。除此之外，我不能理解所謂「不調和」。如果有這樣的不調和，那末正是說明，您沒有力量去適應時代底要求，而爲着時代意志底表現者——勞動層底利益而工作。這是顯然的道理。

您更如下地聲明：「不用技巧（Гибко）寫作，我做不到；我在被技巧牽引，而窮究文句的當中，忘記了目的。」這是不好的事，非常不好的事。試想想看，諸位不能够簡單明瞭地寫作這樣的文章到底對誰是必要的，又即使能够簡單明瞭地寫，而因您底理性和世界感受之間的「不調和」底結果，作品底意義必定會帶着二重性質，這樣的文章，到底對誰是必要的？

你說：「我澈底地研究了哲學。」俟您自己所想的那樣澈底的研究，您做了嗎？我想，這是您底錯想。不然，您應該不會將安達遜和哈姆遜（註）混到一起吧。前者一點也沒有什麼哲學，他只是拙劣地模仿契可夫的人；後者承認所謂「命運」，而是以依從命運為必要的人。這點，從他底最後作品「大地底液汁」，「托拉夫斯療養所」，「放浪者」等看來，是顯然的。

您底信在我腦裏種下了奇怪的思想。您底時代是堂皇地鑽入生活，進入「火和暴風雨」的時代。舊世界的敵意和憎惡理您，但是，我覺得那敵意和憎惡似乎正是創造勇敢的人的。您在解決着的任務是巨大的。因此，您必須要完全地支配理性和感情。您日常為它服務着的工作，縱使看去好像細小無聊，也是巨大的，它底勇敢程度是空前的。

您底手裏握着能够「推翻世界」的亞基米德（Archimedor）紀元前二八七——二二二年——譯者）底槓杆原理。

可是，意外地，却說「理性」和「世界感受」之間有不調和，這是奇怪的。

（註）安達遜（Sherwood Anderson）是現代美國作家；哈姆遜（Knut Hamsun）是現代挪威作家，一九二〇年曾得諾貝爾獎金。

二七 給某青年作家

您的作品是拙劣的，但是，您自己感覺到這點，這是好的。因為根據這點，可以明白：您有着對於藝術真理的感覺。這作品底拙劣點，就在於這藝術的真理被您破壞了。

您是因爲自己所選擇的拙劣的語言，而破壞了這藝術真理的。「當戶主的農民」底如禽獸一樣的實際場面，你企圖對人們表現出來。這老農民爲着想做狂妄的享樂者，而將自己的同鄉人和當「青年團員」的兒子出賣給白系無賴漢。對於這個人物，妻子被白軍殺了是掃興的，而兒子由白軍底手殺了則更加掃興；但是，這種感情還是沒有阻礙他再妨害那傾向蘇維埃方面的同鄉人。而他用自己底手殺了的第二個兒子也正是這同鄉人底同夥。你十分正確地指摘着上述的事實。

父親和兒子底激烈的不可避的鬥爭，開始并進行着，結局，是應該以新入底完全勝利終結的！您用這鬥爭敘述的時候，在父親底獸性的殘酷及其戲劇性上，是特異的。爲着描寫這樣的場面，你應該用非常簡單正確的語言，和最真摯而激烈的語氣，去描寫它。您如果這樣寫，那末，這作品是會有說服力，會獲得藝術真理，同時獲得教育意義的吧。

然而，您來舉了許多的語彙，並列着無數毫無用處的文句。例如：——

「白砲（Mortar）擊爆了」，「白砲熱病似地常常用火吐唾」，「逃去的形姿隱約地開始閃爍了。被村子遮蔽掉了」。

用這樣支離破碎的文句來敘述，表現——換句話說，就是要使讀者看得見所描寫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您因為這樣拙劣的語言，而破壞了作品底戲劇性。

白白參加了戰爭，這是非常可疑的。當牧師的您，當然應該知道：「吐唾」運用語自然是吐唾液的意思。

您底主人公太多話，而且太心理的。依您，他關於兒子底屍骸是這樣判斷的：

「看到的好，也許並不是他，或者……不是他，是阿塞沙，頰上有小痣，而且也有捲毛；……這樣白，白的捲毛，血結成了塊，粘住頭髮。」

這是不真實的。在彼得那樣的人身上看出這樣的溫雅，是虛偽的。這樣的人即使有感覺，也不判斷。彼得這人，不是因自己底兒子不要生活在父親住慣了的野獸般粗暴的生活中，就能够殺了兒子的半獸性的人嗎？

您開始寫着作品的時候，您一定知道那結局，就是彼得殺了那亞力山大的結局。這賦與了您一種發粉，就是免除冗長的語言，而以粗率的手法和激烈的感觸來描寫那笨徒——殺了兒子的

人底形姿。然而，你對於讀者，有時表現着感傷的農民，有時表現着野獸，使這人附着了兩份的思想和感情，而兩方面都沒有說服人的力量。一句話，你毀損了良好的材料。

爲什麼達到了上述的結果呢？就因爲你只抓住自己所知道的一點真理。可是，即使有良好的材料：而只描寫一件事實，也不能產生能够說服讀者的典型的，藝術方面正確的現象底性質，恰如一片瓦不能造成完全的房屋一樣。

當您寫這作品的時候，如果知道了那主人公彼得·開林是：努力要停止歷史底進行，保衛那對我國國土有害的，非文化的，無意識地浪費土地的私人經濟，射擊青年團員，在集體農場裏放火，用盡一切手段阻害新文化新歷史成長及發展的老農民，又如果想起了這各式各樣然而到處都同樣地狂暴而兇惡的人，那末，您關於這負着歷史的死亡命運的，根深蒂固的麻木者底代表，就一定能够創造出藝術方面正確而有說服力的典型。藝術家創造藝術的真理，像蜜蜂採蜜一樣；蜜蜂是從各種花裏一點點地採集最必要的分子的。

二八 給某青年作家

您要使我相信「馬克斯和列甯錯誤了」，斷乎聲明：「在地球上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當做那不可能底證明，您做了這樣的計算：

「地球上只能養八十億住民，然而，現在住民底數目是二十億。因此，距今一百四十乃至一百八十年之後，地球上就有了八十億的龐大的人口。這樣，究竟怎樣好呢？」

承您實心啓我愚蒙，不勝感謝。我歡喜自己學習，更甚于歡喜教別人。而這點，也是您衷心希望的。但是，不能不說的，就是您底教法是拙劣的。

您底計算證明：「在地球上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您說社會主義只能存在一百四十年至一百八十年。那末，這以後怎樣呢？關於這點，我能够以十分的確信這樣地向你斷定：——笨伯和不學無術者會沒有了。再過五年或十年之後，關於社會主義，像您現在這樣想法并且教訓人的不學無術者就會沒有了。

教訓您的笨伯一定這樣說：——距今一百三十年前，即一七〇八年，英國人馬爾薩斯著了「人口論」一書，在這書裏面，他教訓人：地球上底人口比生存手段增加得快。

可是，這學說不單被馬克斯推翻了，同時也被有產階級學者——凱里，巴斯笛亞，斯賓塞等推翻了。推翻「人口論」的根據，大體如此，即動物愈聰明，愈有知識，則蕃殖愈緩慢。象二十乃至二十四個月產一子；一雄豬能使雌豬受二十四隻的孕，僅八個月妊娠期，而且產十隻仔豬。

人間社會裏也看得到同樣的現象。比較非文化的人產較多的孩子，農村底住民比都市底住民多產。農民幾乎每年生孩子，而富裕的有產者非常廣泛地適用着「二子」的制度。由此證明：人底無意義的蕃殖可以節制，而且已經在節制中。

然而，事情並非單在這里，也在於下述的一點：即馬爾薩斯，不，就是馬克斯於著書的當時也沒有知道：那不斷發展而滿足人類的科學及技術底不能想像的迅速成長。汽車底普及使馬匹不必要；蠶桑麥的龐大土地面積會變做小麥或裸麥底蒔種地。細菌學及化學鑽進了農村經濟，會幫助收穫底增加。化學將大量肥料供給農村，并會滅絕穀物底害蟲，蝗蟲，甲蟲及其他昆蟲，乃至西伯利亞產的土撥鼠，野鼠等齧齒類。增加穀物底收穫率，豐富食種物質，已經是人底力量和意志範圍內的事。您——農民應該知道這一切。知道這些，比計算人口底增加——還是不確實的增加，更加有益，人口增加底計算不是您底工作；這樣的事對於您，像非常了解農民的作家烏斯賓斯基所說，完全是「無用的思想」。

將馬爾薩斯底理論介紹給您的人，沒有告訴您：這理論非常合廠主，地主及其他富裕的人們底意思吧。這理論給了富人們這樣的話的可能性，就是「勞動人民底貧困，罪過在於工人農民本身」。富裕的人們依據馬爾薩斯底理論，說：農民及工人底貧困底原因，不是因為土地少。不是因為土地底耕作法壞，也不是因為工資少，換句話說通常不是因為富有者底掠奪，其實是因為勤勞人民底蕃殖厲害。

他們更會和您同樣，這樣地證明：——可以改善勤勞，人民底貧困狀態的方法手段，完全沒有；幫助他們生活得較好的辦法，完全沒有；所以不如不幫助。甚至認為：馬克斯給予貧窮者以社會的援助，這是有增加貧窮，所以是有害的。

「哥索普沙」縣底農民：——您自己所說的說教，就如上所述。我很為被您灌輸了這類思想的人惋惜。而將這樣的思想灌輸給您的人，在我看來則是無賴，是勤勞人民之敵。

您還是做點什麼別的工作，比如吹這樣可鄙的蠢話好些，做農民的您，應該想到：無用的灌木和樹林怎樣多地浪費着土地，雜草怎樣吸盡寶貴的土地底液汁，以及怎樣危害穀物，山谷怎樣破壞了廣大的土地，必須使它乾燥的濕地在我國怎樣多，可以用白白地注入海裏的河水來灌溉的

有讀過這兩者底學說，因此，關於科學的社會主義，不能作任何底想象。

就中，您應該想到：小私人經濟怎樣浪費土地？非文化的，拙劣的土地使用法對於我國怎樣有害？

一九三〇年

附

輯

一 給契可夫

一 生活的態度

（一八九九復活節）

基督復臨！

親愛的安東·澀佛羅維契：

我和警察總監發生了一些糾紛以後（註），離開雅爾答，於星期六下午六點四十分安抵莫斯科。我忘記了您的莫斯科住址。在車站上我會碰到考膏，但忘記問他了。我只記得是狄密特羅佛加。我在莫斯科遨遊了一下，早晨去看過克里姆甫宮，又到伏羅勃耶夫山去過，晚間便首途到尼茲尼來了。

我和頗賽思與另一熟人同車來的。整日夜裏我睡不去；我非常疲憊。……當我走出尼茲尼車

站時，我才聽見我的妻和頤賽思與蘇哥佛斯基一起在走。當我知道了我們都在一列火車裏，而彼此會沒有碰見，真使我忿怒極了。我怕這封信不一定會寄到您手，但我所要說的，是我非常高興會晤見了您，高興得可怕！我相信，您是我所碰到過的第一個自由的和不崇拜任何事物的人。您能把文學作為生活中主要的事業，這是多麼好。而在我自己，雖然覺得這是那麼好。可是我不能照您那樣去生活——我有太多的其他愛好和憎厭的事清了。這使我憤怒，但是也無可如何。

我請求您別忘記我。坦直的說——我願意您時時指出我的缺點，給我勸告，而把我當作一個需要教訓的同志。

我在雅爾答的時候，就想把這話跟您說的，和請求您這種光寵，但是我覺得面講比寫信更難以表達。不過我在談話時也作過這樣的暗示，也許您在那時已經懂得我的意思了。

寫一個劇本吧，安東·波佛維維契。真的，這是每個人所需要的。我在莫斯科時，和鐵錫戈佛斯基整夜的談着戲劇。他是一個有學問的和看來很聰明的人。他有一些傷感的傾向，和喜歡從事哲學化與研究哲學。望着他和聽他的談天，我很覺悵然，您不會讀過他的劇本。我非常願意知道您對於它的「意義」底意見。頤賽思不斷的要請您替「生活」(Zhizn)雜誌寫些稿。老實說，我也希望您那樣做。頤賽思非常喜歡您，對於您給他的雜誌幫忙，將引以為榮。您讀過校稿

佛尤夫給您底的那篇文章嗎？我不喜歡他講到您那一部分；不過，一般說來，這是一篇很生動的文章，而且也很有趣的。雖然所謂真實的批評什麼時候才有呢？全部的說來，梭羅佛尤夫的文章給我並且加強我一種意志，想去寫些關於您的文字，並不是因為我能作一個「真實的批評」，而是因為我能比較羅佛尤夫更深刻的處理這一題材。

作為開始，我將寫一篇有趣的小說，呈獻給您。您不反對我這樣做嗎？請讓我知道。再會了！我祝您好。您不久要上克里米亞去那是很不錯的，在莫斯科您將碰到和我們此地一樣的壞天氣。

親愛的握手。

您的配休可夫

（註）據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尼茲尼總督給多立特總督的公文四三〇號中說：「謹通知閣下，在尼茲尼受特別警察監視的，馬克沁摩維支配休可夫，曾呈請內務部赴雅爾答勾留二月，以便治療疾病，業已批准。」

二 寫作的態度

（一八九九，五月。）

尼茲尼·諾伏哥羅特

寄莫斯科省，米立哥伏

我把那劇本讀完，送還給尤斯脫了（註）。爲我勞神，謝謝。這是您的好意。

一個勇敢的瑞典人呀！我從來不曾見過像這樣對於一個詭譎的貴族底有力描寫。在劇本的技巧方面，我看到有一些缺點；我以爲裴麗和小斯關於他們家庭的對話是多餘的——不過這是小節。這戲劇的主旨使我驚嘆，而作者的筆力引起我的羨慕與驚奇，以及對我自己與我們的文學周圍的傷感思想底不滿。

您使我很驚奇！您在那裏看到我和斯特林級有共通的地方？那位瑞典人是那些諾曼人的嫡裔。那些諾曼人在歷史過程中無論在哪裏都是強健美麗與新奇事物的創造者。在十字軍的恐怖時期，他們在西西里建立了一個真正武士的國家，在那黑暗時代，他們是人類與精神優尚的火炬；無

變的是那時最好的國家。斯特林堡乃是 Ragnar Leckar breeches ——他在古黃金時代向蘇格蘭人和辟克脫人愉快地說「矛兵們集合起來」的——的化身。他是一個有勇敢的胸襟與清慧的頭腦的偉大人物；他不掩飾他的恨，也不隱蔽他的愛。我想他會給與了那些麻木不仁之徒以許多不能成寐之夜。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我和他怎能有一共通的地方呢？我這樣說，並不是小覷我自己；我是以沉重的心情來這樣說的，因為我難道不想有我的「自我」？我的靈魂上不是有一個緊鎖的門，那使我勇敢的思想能有自由嗎？

尼采曾經在什麼地方說過：「一切作家都是倫理或其他的小廝」。斯特林堡不是一個小廝。而我則是一個小廝，我替一個我所不相信與不尊崇的太太在服務。我可認識她嗎，也許不，這樣愈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諒到我了，這真是很悲哀和沮喪安東·潑佛羅維契。而因為您也沒有一個很愉快的時候，我不願在此多討論我精神上沉重的桎梏了。

四月三十號，他們在塔幹立斯上演「葛尼亞舅舅」（註二）。一個朋友寫信告訴我他的印象。他們接連演了兩次，他兩次都去看了。我很覺悵然不能將他的信附給你，但我可以告訴您，他是深深地被感動的。我把他寄給我的高加索日報上的評論附給您，他曾經寫過這篇評論。據我意思，是這評論者沒有深刻的認識，瞭解事情很不行，很膚淺的。不過這也許會使您感到興趣吧。

讀一下「那加羅」中奇特傑的作品吧，安東·澄佛羅維契。我確定您一定會喜歡它的。

那太壞了，您有了一次「却加」的惡劣表演，雖然在我，即使是一個惡劣的，我也要去看過。請告訴我，您在巴斯諾有多久住，什麼時候到克里米亞去。我將告訴那牧師來看您和把他的書寄給您，我自己不去，我不到任何地方去，我將全夏住在尼茲尼。我的妻和孩子現在伏爾加河中的輪船上。當我的妻回來後，她將馬上到卡馬，或者到披爾姆去。我將孤寂地住濟和工作。「孤寂是智慧之母」，奇特傑的一個主角說，而另一個却加上一句說「也是愚笨之母」。我是贊成第一個主角所說的。我喜歡完全的孤寂，比您還孤寂。有一個家庭自然是很好的，可是您沒有一個家庭却更好。

那位讀者是否同意把「弗羅根·奏麗」給「生活」呢？我很願意它在這個雜誌上刊出來。

「別人沒有比我更好，這是一種安慰。」琴說。這個可憎的詭諛者！他多麼清楚的用這樣的話，把他卑劣的靈魂暴露出來了。

而我又將問我自己和您——為什麼我們中間不能有一個奇特傑或斯特林傑或一個易卜生或蜜普曼呢？

為什麼呢！那些人說，這是教育與我們的中等學校窒息了個人主義使一個人成爲無特性的，

和推毀了他底靈魂，這可是對的嗎？

我的長信使您疲乏了。

再會吧？祝您好。我希望您與我很好而想工作。

親愛的握手。

A. 配休可夫

（註）是指斯特林堡的劇「本菲羅根·婁麗」，契可夫會將E·M·沙佛羅佛耶·尤斯脫的譯文寄給高爾基：「我把斯特林堡的劇本「菲羅根·婁麗」寄給你，讀完了煩還給原主。

」（一八九九，五月九日的信。）

（註二）葛尼亞卑原是契可夫著名的劇本。

三 寫作的方法

(一九〇〇，正月朔。)

尼茲尼·諾夫哥羅特

寄雅爾答。

快樂的新年！

我照老樣子沒有目的地生活着。我感覺我可怖地衰弱。我將於三月底四月間赴雅爾答——假便在還以前不害病的話。總之，我非常渴望把生活改變為更燦爛，更豪放的——尤其是豪放。不久以前，我看過「萬尼亞舅舅」出演。它演出得非常好！（我對於表演並不專門，但很巧的，每回我所喜歡的戲劇總是演得不錯）。無論如何，「萬尼亞舅舅」是有一種力量，能使演員把它演成很好的。這確是事實，因為有一種劇本並不會因壞的表演而損害，而有一種劇本則反而因好的表演會失敗，最近我在「瑪蜜戲院」裏看過「黑暗的勢力」。從前我聽到人家朗誦它時，會笑它，但却是喜歡它的，可是現在却引起我的憎惡，甚至以後再不願去看它了。這完全是因為好的演

員表演的結果，他們無情地把它的一切粗鄙與無聊都顯示出來了。還在音樂上也是同樣的：當我聽一個蹩腳的提琴師奏恩斯脫的曲子時，我也會歡喜得出神，但假使是一個石音樂家在奏一些俗曲時，那就會變成全然可厭了。我讀您的「遠馬」。您知道，您是做了一些什麼呀？您是在終結現實主義（註），您已經結它，因為它早該死了。這種方式已經背時了，這是事實！在您以後再沒有一個人能在這條路上更前進了；沒有一個人能和您一樣去把那些模實的事物寫得那麼模實了。讀過了您的小說中最瑣細的地方，其他一切看來都是粗糙的，好像不是用筆而是用籬柱寫成的。而——這是主要點——其他一切似乎都缺乏模實，不自然的。那是確實的。在莫斯科，有一個學生叫喬奇·久爾哥夫——您知道，他模仿您取得成功，好像是一個富有天才的青年，您這樣去殺却現實主義，我是非常高興的，讓它這樣把它丟到地獄裏去吧！

事實是，需要英雄的描寫底時代已經到來了。每個人都在需要那有刺激性與燦爛的東西，那會不像是實生活，而比生活更優越，更好，更美麗的。現在的文學必須確定的開始去煊染生活，當這樣做時，生活本身才會得到色彩。這是說，人們能够生活得更豪放，更燦爛。看看他們現在眼睛裏有的是些甚麼呀？——沉悶，憂鬱和滯鈍啊。

您做出這偉大的工作，以您的短篇小說去引起人們對於昏睡，半死的生活底憎厭（讓魔鬼

帶走了它——您的「達馬」對我產生了那麼一種影響，使我馬上想掉換一個老婆，和在這樣意氣上去頂撞，去詛罵等等。但是我不會掉換老婆——也沒有老婆可換。我只是和我的妻與她姊姊的丈夫——我的一個密友——可怕地吵了一場。您也許不會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吧？我可不是說玩話，這確實是發生過的，這篇小說不僅是這樣的影響了我一個人，不要笑，您的小說是巧妙地盛着一切生活的氣味底小瓶，請相信我——只有一個說教的鼻子才能從這些精妙的，強烈，健康的氣味中去辨出什麼是「真實的」，確有價值的與本質的東西，那在您的每一小瓶中都是備着的。好吧，說得够了，再說下去您會想我在恭維您了。

關於把我的佳作出一個專集，這是您的好意（註二）。我將把它整理起來，不過我却不能同意說它伴是一篇好的小說。

用這樣題材去寫是對的嗎？請把那些彼此有同等價值的小說列舉出來。好吧——「草原上」，「伊綏吉里」，「在筏上」，「旅伴」，還有什麼？「拆爾卡士」嗎？「瑪爾伏」怎麼樣？

您們很奇怪，這可以說不是奇怪而有些令人驚異——我是說有些不應該，換句話說，是應該我那樣來看待您，而不該是您這樣來看待我。您們信給我一個特殊的印象。這不僅在現在當我可怖地衰弱的時候，而一般的都是這樣。我非常愛好它們的。請原諒我的長談不休，但是您可

看到，每一回我給您寫信，我總是想告訴您一些有趣而愉快的東西，一般的說，是使我們在這個極厭的世界上底生活能較愉快和適意一些的東西。謝謝您給我關於斯利廷的消息。他同樣的也是一個落在地獄中底很好的人。只有一件，我一世也不明白，他爲什麼喜歡錢姆可夫斯基？這裏有一個問題！請致意斯利廷。

他仍說，您將和一個外國名字的女演員結婚。我不相信這件事。但假使是真的，那我也很喜歡。只要不是一個鄉下女人或不是激烈的女人結婚是很好的。但最好的還是小孩子。啊，我有那樣的一個「小流氓」兒子。很頑皮的。春天裏，我把他帶來，您可以看到他。他只會向我學會罵人的話，去罵無論什麼人，我可又不能叫他學不會。這真是有趣——不過不是可喜的——這一個才只兩歲的「老三精」拉足了喉嚨向他媽媽叫：「馬上滾出去！你這個流氓王八蛋！」

他把那「流氓——王八——蛋」唸得多麼清楚啊。

好吧，再會了，祝您好。我的「禍瑪」還不曾刊出來。您讀過那些德國人怎樣在稱讚您底文章嗎？近來彼得堡有人說，「葛尼亞舅舅」比「却加」好，這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

請給我寫信。

A. 配休可夫

（註一）高爾基這裏所指的，是九十年代中俄國流行底傷感色彩的，靜虛的現實的義。高氏向來不高興，故這樣說。曾見有人把：'You are Killing the Realism'，譯爲「你是擻到現實主義的頂點」，這是很錯誤的。

（註二）同年一月二日契可夫給高爾基的信中說：「我將從你的三個集子中去選出一些最好的作品，出一本一個羅布一本的小冊子……」

四 關於托爾斯泰

(一九〇〇，正月月中旬。)

尼茲尼·諾夫哥羅特

寄莫斯科

是的，我去看過萊夫·尼古拉耶維契（註）了，現在雖已經過去八天，但我還不能把我的印象集中起來。最初，是他的外貌使我驚奇：我起初理想他是另外一種樣子——高高的軀幹，巨大的骨格。但他却是一個瘦小的老人，而在某種理由上，使我想起那些關於奇僻的天才——棧伏維夫底故事。而當他開始談天，我聽着而驚訝起來。他所說的一切都是驚人的明瞭和深刻，雖然也有些地方是完全不正確的——我以為如此——但却是非常好的。主要是他極端的樸實。全部說來，他像是一班樂隊，但不是每一樣樂器都入調的。那很好，因為這纔是真實的人類即是說人類的習性。一般說來，去叫一個人為天才，那是非常愚蠢的事。這是絕對不可能去說明天才是什麼。這是一種——簡明地說，為萊夫·托爾斯太——罕有的而完全創造的，斷然和其他不同的，而因

此是特別堅強的。去看萊夫·尼古拉耶維契是很重要而有益的，雖然，我並不把他當是一個自然界的奇蹟，當作望着他，你將非常歡悅地感到你也是一個人，而一個人能成爲萊夫·托爾斯太。您懂得嗎？對於一個人一般的歡悅。

他待我很好。但自然這不是重要的事，也不是他講到我的小說，最重要的應是：他所說的一切與他講話和坐着向你望着時的樣子。這完全很配合的，和非常美麗的。過去我從不相信他是一個無神論者，雖然我曾經這樣感覺過。但是現在當我聽到他怎樣說基督，和隨着他的眸子——那比一個信徒的眼睛要更聰慧得多——我才知道他真正是一個無神論者，並且是很深遠的一個。這不對嗎？

我和他坐着談了三個小時以上，接着去看「萬尼亞舅舅」的第三幕。又是「萬尼亞舅舅」，又是。而我仍將預先買了票去瞧這齣戲。並不是我把它當作一種珍奇寶物，而是因爲我能比別人聽到它更多的內容。它有一個偉大的象徵內容，而在形式上完全是創造的，和其他一切完全不同的。太壞了，佛齊尼佛斯基沒有了解他所扮的脚色；但是羞以自慰的，是別的人都演得非常好。斯日涅斯拉斯基扮亞斯特羅夫時也難免超越他應有的地位。不過他們全體都演得驚人的好，把「瑪雷戲院」和這個劇團比起來，簡直是太不行了。他們是多麼聰明的人呀，有多麼充分的藝術

識別力呀。克涅堡是一個很好的女演員，一個可愛而非常聰穎的女人。她和梭蕾那台演的那一幕演出得多麼好。他們每個都完全能懂得他們該怎樣做，即是佛肯尼佛斯基對范那叔叔錯誤的表演也可以從他扮演的立場上去原諒他。總而言之，這戲院給我一種真實的，嚴肅的工作底印象，偉大的工作底印象。而他們不用音樂與把幕布向後拉，而不是向上升是多麼的適合他們。真的，您知道，我從前甚至不能想像到這樣的表演。真好——我甚至感到悵惘，不能常住在莫斯科，否則我常常可以到這種很好的戲院裏去了。我看見您的兄弟。我站起來喝彩，我從不向演員喝彩的。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即是說，這應該算作是一種侮辱的。

好的，您看過 *Cyrano de Bergerac* 的演出嗎？我最近看過它，非常喜歡這戲。

給自由的加斯孔人讓開路來呀！

我們是南國天空的兒子。

我們都是在中午的太陽之下誕生的。

我們的血液中有太陽。

我非常喜歡「我們的血液中有太陽」。這是一個人該怎樣去生活，該像 *Cyrano* 而不該像「葛尼亞舅舅」以及與他同樣的人。

但是，我無疑又使你疲倦了，再會吧。

我害着肋膜炎。我咳得很厲害，因為腰脅痛，晚上簡直不能睡。我決定春天裏到雅爾答去治療。

我祝您好。看到斯利廷時請代我問好，並請他代我向耶爾脫西夫與亞里克新致意。

您的，A. 庫休可夫

（註）這是高爾基與托爾斯太第一次的晤見。萊夫·尼古拉耶維契即托爾斯太的另一名字。托爾斯太在他一九〇〇一月十六日日記中寫着：「高爾基來訪。我們談得很好，我很喜歡

他，是人們中間一個真實的人。」

二 給安特列夫

一 安特列夫底自白(附錄)

親愛的亞力克綏，這是當然的事：當我寫這信給你，寫這名字的時候，感覺到心頭底湧湧。至少，最初的瞬間，也沒有想要寫什麼既定了的道理。原因是在我們之間，已有了幾年鬱悶的沉默，因之，應該說的話積貯得非常多。那末，暫且回到我們以前底理解和以前底關係吧。首先，要以為我現在大體怎樣及對你懷着怎樣的人情這點開始！

我覺得我：大體像以前一樣。而最重要的，是對你也覺得還是那樣。以前所有的思想，現在也仍舊有着；以前所歡喜的東西，現在也還是歡喜。只除了隨着年歲底增加，一切都更加鬱悶，更加不活動，更加乏味，更加定型化起來。意識盤踞了整個的心，吞噬了黑暗的部分——所謂「天真」幾乎消失了！恰如站在車站底開車的月台上一樣，那里雖然有許多可行的路；但是，結果却變做了一條唯一的不可避的鐵道。隨着歲月，增加了各種的辛慘，現在也不必再說，我簡直像

身上穿著喪服一樣，悲慘地變成了陰暗的人。不過，這是對個人的生活和性格而說的，事物底看法却不是這樣。甚至於即使是個人的生活，如果在幾種較好的條件之下，我覺得也能够回復到以前那樣的愉快——到不知滿足的明朗的生活慾方面去吧。這幾年來，我被頻繁的頭痛苦惱得非常厲害。這病症，有時使我陷入難堪的陰暗心情中。當然，苦惱的並非單是頭痛，而是它（頭痛病）妨礙工作，使我離開桌子，不得已而停止活動。它將不安和無把握的心情帶進了一切的企圖和幾乎全部的工作中來。

說到我底朋友，像以前一樣，除你之外沒有任何一人。就是，只有你是常常友誼地對待我的。住在這里，我底心情也一點未變，因此，無論怎樣要將你想做不相干的人，也是不成的。實際，我是像愛着好的兄弟一樣地愛着你的（不，更甚於此）。同時，也暗暗地將你當做一個人而深深地愛着——就是尊敬着的意思。不，我非常強烈地愛着你。即使這言信不通的幾年間，你在我的底生活中，也比活的人，即在身邊活動着的人，更佔着活的地位。雖然是奇怪的說法，但可以說：一點也沒有想到你的事的日子，一天也不曾有過。有時候，我和無聊而討厭的人們的許多雜談裏，也努力轉到你的事上；我知道這只是想念着你底事，只是需要得着你底允許和同意罷了。然則，你不在這里這一點，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對於你的心情，對於你的意志，比你底「在」

或「不在」更有着現實性。但是，也許那畢竟只是一種慰藉而已。再，那慰藉即使是正當的，也不是始終可靠的。因為說過之後，即使急急乎要聽你底意見，也是不可能的。

亞力克綏，請相信我底話，有一點，我覺得也許是你對我採取敵對的乃至否定的態度的理由，現在我很難明白地脫出這點，我底外表的，生活上的錯誤，那是我也充分而大體打算知道的。但是，我底錯誤——却並非我本身。不，反之，我覺得：自己能忠實而不變地做你底盟友，這一向是根據我底感情，我底思想——因而是我底全生活底存在。反覆說一句，我一點也沒有改變。曾經被你愛的同一的我，現在也是存在的。不論在我底心上或臉上，生活都不會種植任何一個敵對你的新特徵。你和我——是突然離別了，突然孤獨起來，并在荒涼的生活底沙漠之中幾乎不見了彼此底足跡的朋友或兄弟，想到這點，是難堪的。喧囂的新聞，各種的謠言，以及A. N. 錢霍諾夫（註一）那樣的朋友（他關係你底生活，告訴了我許多好話）底逝世，會使我們完全不見了彼此底形姿吧。尤其是新聞和謠言，只會分裂人底關係。還有：我們底作品本身也已經消失了以前那樣的活的關聯。簡直好像有一種霧遮蔽了思想和語言底明確的特徵，而在一切底上面加上了朦朧的疑問號。

那末，是什麼東西拉開了我們的呢？——要答覆這疑問，我就突然開始感到了一種特別的頭

腦底不安——這往往是一觸即發的——總之，那恐怕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不過，成爲動機的事情已經很多了吧。而且，那成爲動機的事情，又都是十分無聊的；大體——那是不知究竟的，把握不住的事情，就是像由愚不可及的夢底煩惱，焦燥的心情而來似的。大抵，是我錯了的。或許你明白那理由，但是，我却無論怎樣也找不出來。比亞特茲基澈頭澈尾地製造出來的那可怕的關於「知識」（註二）的話，不是一個原因嗎？……我給你的最後底信（註三）——我決不會以那信來非難你，只是要聽你底意見而已——不知是不是理由？還是，可說這都是偶然發生的呢？事實，你沒有回覆我底信；同時，那幾年間底沉默就來了……但是，對於我，理由之類，有或無都是一樣的。

我會屢次動手寫信給你。過去的十二月間，到意大利去，也非常想念你，但是，實在有點擔心，並不是担心別的什麼重大事情，頭腦裏原不會有什麼重大事情。只是担心：由於幾年不通音信之後常有的那種沉悶的不良心境，以致即使會面，也不能好好地談話吧。你究竟要不要會我，我並沒有確信。就是這信，也已經寫了一個多月，但是即使寫了一年，也沒有自信寫一定該寫的和非寫不可的事。因此，不能不這樣——頭腦只有更加不靈敏起來。

就這樣，將這裏所寫的寄給你。因爲如果要毫無絲不漏地寫，那就一定要費幾個月。總之，要

給回信，要告訴我給信的理由。如果，你也這樣想。那末過去底一切，就都不要再提；因為，總之，都是已經過去了的事呀。回信也只要答覆這信就好了。只要告訴我：是否像以前一樣地寬恕我；別的什麼都不需要。但是，即使你不覆我信，我也不想向自己這方面收回這信裏所寫的任何一句話。即使不覆信，也還是像以前的愛你一般——打算繼續這樣沉默地愛着你。

其次，我要確定：不再提起任何已經過去的，我們底個人關係。使我寫這信，是由於對你的真切的心情，但不覺此點，還要加上被某種別的猜測，事實或現象（雖然，在這類現象之前，我們兩人都單只是高爾基，只是安特列夫而已）所刺激。否則，也許我還會長期間地下不了決心寫這信。我以爲：我們是敵是友，那並非單止於個人的問題。而且，我覺得：這點當俄國文學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各種勢力激烈地分散，新進的有才能的人們迷了應走的路向——一切東西都要求并希望着唯一的狀態，即團結的時候，尤其是顯明的事。我認爲：我們如果長此繼續孤立，不將分散的勢力爲着共通底目的而團結起來，那正是難以寬恕的錯誤。潛伏在疲憊的精神中的真的反動，已經斷絕了；而在我們之前，這反我們的另一浪頭又已經逼到了彼方。俄國底形勢可厭得悲慘，俄國底情勢可厭得無聊。對於新的工作，對於困難的革命工作的歡悅底呼聲，到底產生在什麼地方？然而，從俄國現在底實情看來，則沉在憂慮當中的，反是什麼不知道的人們；有智慧

的人們倒懷着明朗的心情。現在正是應該互相團結友誼的時候，——正是應該互相幸福地團結的時候。預言者一定這樣說。一切的人們似乎沒有十分意識到這點，但即使沒有意識到，也在互相聚集，互相接近中，要求着新的結團底口號。因為大家知道：在舊的東西上面，已經顯然標上了軌轍和反目底符號。——那末，誰團結他們呢？——這是問題。如果你在俄國，曾經以「智識」輩發揮的作用，再為昏亂的文學發揮一次，再團結民衆一次，那是好的；但恐怕你並沒有注意吧。然而，在一般民衆之間，不，即使在他們底無聊的閒談之中，我也常常確實地看到你底名字在生長起來。我看到：你底名字儼然了闊之後的河流一樣，向岸邊擁擠過去。而注意到了這點的人們，恐怕已開始比以前更加憎惡你。——這事實，也是如實地說明着；現在底情勢怎樣必需你的。將新文學導引到革命的團結——能够完善地完成這點的，除你之外，我在別的作家中找不到一人。而你現在生活在外國這事實，實在也是不可解救的悲哀。

聽說童諾夫說：「再，着了最近底『現代人』而確信這點」，你已經開始團結底工作。當然，這樣的說法，你一定也能完成非常多的事，但是，我想單止於「現代人」是不够的。和出版新雜誌也不能的活潑的青年作家們極密切地聯合，不知是否必要的。再，怎樣創造這聯合呢？由常常舉行作家集會？由舉行一個大會？或者由糾合俄國極偉大，有能力而有權威的人士？（當然，這

樣說，完全不是指我呀。因為我決不要將自己抬舉為第一流的編輯者。關於這點，還必須多多地考慮，多多地討論，但是，總之，是急迫地要聽你底答覆。

啊，亞力克綏！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大家議論風生的是遙遠的以前底事，轉瞬間我已迎接着四十四的年紀——以及我底頭腦像被割裂一般地痛。心情上，我像那遙遠的從前一樣地年輕着。就連這信，也不能不感覺到好像並非寫着加普里（註四）的地址，而是寫着尼茲尼（註五）似的。我真切地感到想要回復到那議論風生的往昔時日。現在，我自己所造成的個人的陰暗，感着眉退到一邊去了。我現在，忘記時間地點地欣悅地興奮着。不可罵我是輕薄呵！還是大大地經過思考的事，即使表面穿着滑稽的服裝，也是十分真摯的。還有，我用打字機打這信，也請不要深責，用手寫簡直弄得亂七八糟；由於急躁的性情，弄得只是歪曲地毫無間隔地接連寫下去。因為要寫得清楚，所以用了打字機，打字機現在非常熟練了。

如果要回信，封面如向來一樣好了。「芬蘭台·奧里基，L·N·安特列夫，」掛號，經斯萬特哥路伊，是妥當的吧。

要寫的話迫很多很多，再談。

珍重。

你底萊奧尼德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註)一、A. N. 鐵羅諾夫——技師兼文學家。

二、「知識」——高爾基主編的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五年。

三、指高爾基的信之一。

四、加普里——意大利的島名，一九〇六年，高爾基因肺結核復發，出國居意大利的加普里島療養；至一九一四年始由意大利回國。

五、尼茲尼——尼茲尼。諾夫哥洛特是高爾基底故鄉，現改名高爾基鎮。

二 文學底使命

我對你的態度，萊奧尼德呵，在本質上，在心底裏，也一點沒有變化。一切都像以前一樣，對於我，你是重要的人物，也是有興味的人物。並且，對於你的宏大的期待，我決未厭倦。我相信你底才能，也了解和愛惜着它底價值。我說這話、並非爲着模糊我們的關係底裂痕。已經發生的事——要完全拭去，反會更加蔓延開來——那已經是不與我們相干的事。我只相信：我們兩人彼此不令吹噓或欺騙這一點。

但是，爲什麼發生了那樣的事呢？——那末先說吧！第一，是「黑暗」（註一）底事，在那作品裏，我對你感到了憤怒。理由是因爲你在那作品裏，從俄國下層階級的人們那里奪去了他們底宿命地負擔着的憐憫之情。實際，事情是並不能像你所敘述的那樣地發生的。不，它應該發生得更堂皇，更有人性，更有意義。可說反而是那姑娘所佔的地位，比那中止做革命家而怕將那事情告訴自己或別人的人高尚得多。再，一般民衆底心情也應該有更明朗的地方，並應該有人性的感情對於獸性的感情勝利。然而，你合着無政府主義底調子，使獸性的陰暗感情對人性的感情奏了凱歌。然後——「我底手記」（註二）也是可憤怒的作品。第一，這完全是合着無能的N·N·

底哲學底節拍的；其次，是對於人生的態度底說教。——卽那兒有著：對我是意外的而又不適合於你的說教。

我國底不幸，在於我們因濃重的東洋底血汗而中了毒，還是無可懷疑的事。這血，對我們固有的醜態和無力，喚起了消極的迷惘底態度；并刺激那對於所謂「永遠」呀，「空間」呀，「一切高致的物質」呀，「自我完成」呀，以及其他個人瑣事的期望。而且，我們當做國民論，則被我國種種愚癡的事件所束縛，同時對積極的執拗的努力却完全是無能的。這是因爲在幻滅之中瘦倦了，失去了希望，而連信仰的力量也消滅了，也因爲盲目的信仰輾轉掙扎到虛無主義。這點，我們誰都是這樣，無一人例外地是這樣的；但是，對於這樣的歪曲人心，阻礙人底自由成長，削弱個性，降低能力的惡劣成分，首先却有鬥爭的必要吧。必須愛俄國，必須在它底裏面喚醒那能力，那美和力底意識以及它底本來面目——你這思想，我並非不贊成，但是卽使有這類思想，我還是不能同意「我底手記」。「黑暗」也是同樣。

所謂「名聲」是怎樣放散着惡臭的東西，你確實也曾有過一嗅它的必要；不，是竭力好好地嗅過的。嗅完之後——則急急地吐出，而踢開去，驅逐掉了。——而且，如果屈用一個單純地理解着：「你是關心一切人們底事，全世界底事的人，」以及「對你，休息和舒適的場所是必要的

這類的良好女傭；那末，對於你，這女傭一定比所謂名聲之類有用得多，可愛得多。然而，你——却做了名聲底俘虜。梅列鳩可夫斯基，這被飼養的蛋虱似的男子，現在儼然以「思想家」自居，他寫到你底事說：你進而鑽進了「猴猴底手中」（註三），這確實是對的。當然，這是那個有智慧的人對你懷着惡意而暗中唆使的吧——我讀着這寫到你的論文，發生怎樣的心情呢？因為這論文完全是以對人散放露骨之言語而自己側耳聽着的老年女乞丐底腔調寫成的呢！

但是，我即使嚴厲地責備你，也是可以的。因為我是愛好文學的。你也愛好着文學——那末即使這樣說，也是不可發怒的。不過，即使這樣，而你底那類梅列鳩可夫斯基式的審判官，N·N·式的下僕，以及各種各樣地放播着你底事的聲音響亮的婢僕們，却使我非常憤慨。聽着他們底不調和的呻吟聲，我——確實地知道了：他們立刻會背叛你，攪擾你，使你苦惱，因而感到大的痛苦。

現在，事實上這事將要發生；而且，你——自己進而要借力給它。

俄國底作家應該是偉大的人。除了作家，俄國沒有值得驚異，值得低頭的人。——因此，俄國作家常常那骨出磷磷的骨要緊抱住它（俄國）的時候，隨時都必須喊聲，——滾開！我自己十分明白自己在我國國土中是怎樣的人，故有鑿它一喝的必要。萊奧尼德呵！在我國國土中，

這樣說是適當的。因為將我國國土底創傷懷在自己心臟裏保護着的，確實是我們作家們。并且，保衛着國土的我們底心臟，因此被獸類底蹄爪無情地蹂躪着。——這點，你應該是已經了解的。然而，你却將你和「無用惡棍們」底距離縮短了一步，而且因此使文學底意義降低了。我當然知道：你以外還有庫普林及許多這樣的人們——這樣的人們底多數，恐怕都說——安特列夫那樣做，那末我們也那樣做吧——而以你為模範。

其次，你打了電報給亞欣斯基呵。啊！我準確地知道：他所寫的東西，你一行也沒有讀過。你當然沒有理由不知道；這悽慘，險惡的老人在俄國文學中佔怎樣的地位，他為什麼東西服務。但是，萊奧尼德·安特列夫愛着伊洛尼姆·亞欣斯基——這無論如何，是一幅憂鬱的圖畫。

這樣，如你所了解的一樣，我是贊成盧那卡爾斯基的。他對你曾經有什麼可以說的，但批評你壞是當然的事。你加入了墓場底舞蹈而跳舞這事實，以及「亂七八糟」地將亞欣斯基認做值得注意的人這事實，一定實在地殘留着。這一切事實確實不是可讚美的。一切——都是錯誤底繼續——是匆忙的辦法，而造成了降低自己底價值，滅滅人們對你的注意的結果。

不過，關於「知識」，現在再說也無益，而你關於比亞特茲基的批評，我也是贊成的。是的，他是有病的。那頑強的人，內部開始腐爛了。你脫離「知識」，對我一點也沒有受創；但那雜

誌歸到榮特林手裏，是覺得遺憾的。因為他雖然也到我這里來過，但他底力量是在金錢，說到頭腦底活動則完全沒有的男子。

現在再移到：我對你的態度怎樣，你給我的創傷是怎樣的東西吧！

不過，這樣的事，不知是否不說的好？請你隨便解釋還是不要——商量的好。我不被語言說服；以前也決不會被說服過。還不如再一度嘗試創造新的氣運吧，新的氣運。

我比你更加打算生活在俄羅斯之中。因此，我不大相信「氣運底騰達」之類。但是，製造這騰達，是必要的吧。只是不能期待它。這「騰達」，現在底情境也許已經比二三年前更可期待了；然而，究竟誰是不打倒我們的呢？要受外來的側面的刺激這種心情，顯然證明：我們尙設有為自由鬥爭的自由的力量，而在這里，就有着我們底迫切的工作。這就是集中分散的力量，而將這力量從疑惑，驚惶或不信等等之中解放出來。

這工作——只要已經着手——是足以使俄國文學復歸於它底本來使命。即被各極「服謬者」降低或更動了的文學使命，使它回復到原來的地位。

像布盧佐夫一般的過去的「純粹藝術」底擁護者們，也已經開始不滿詩和生活底分離——當然，這是自然的轉變，是非等待不可的。這里，我當然不是說到「傾向」或「綱領」，而是說到

精神或氣氛，就是，人們似乎感到了祖國生活中的自己底孤獨。不，有的人甚至痛感到這點。這孤獨底悲哀已經被某些人理解着，這就是說明大眾開始從永遠或無限的空間或兩性底宿命的對立及其他一切黑暗的東西之中，匍匐向光明，他們開始爲自己經營「人」的堂皇的生活的權利，而轉向言論自由。

所謂「人」——即使現在我也還是熱中於它的。雖然一面罵着，一面也還傾注着它——就是它也是惡漢！如果有人不是這樣傾意的，那末——他定了解「活動」底美趣。

但是——這樣複雜艱難的事情，必須見面討論吧！

開大會？大會確實也可以吧。不過，在這之前，我們似乎會一次面或詳細地寫封信爲妥當。

怎樣的大會？請在信裏告訴我——關於人，時日，地點及其他一切的事！

我覺得似乎可以圓滿地做去。不過，無論何時，無論何事，我都覺得似乎可以圓滿地做去。或許是因爲我這五年間底生活，完全是可怕的滑稽的失敗底連續；因此弄得內心不穩定。於是，照例送作種種的空中樓閣，而不斷地寫着；這是有興趣的事，而在這時候甚至也是適合時宜的事。

對「現代人」（註四）十分疏遠，因此不會參加那「宣言」底發起。這點，要請你明白了

解。

(註) 一、「黑暗」——一九〇一年發表的安特列夫底作品。

二、「我底手記」——一九〇八年發表的安特列夫底作品。

三、自己進而尋求傷害的意思。

四、安菲亞特洛夫所辦的雜誌。

三 對於托爾斯泰的尊敬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索奧尼德，你這樣的寫着——「你的信，每一句都充滿着疏隔和不了解的氣息，」可是，我並沒有感到什麼「疏隔」，就是你，恐怕也不相信疏隔吧。

如果事實並非如此——即你相信疏隔，而我也感到疏隔，那末，「想一起友愛地工作」的夢想就是虛偽的。這是顯然的事。

不過，「不了解」也許倒相當接近實際。雖然如此，但你不寄責難的信給我，却是不對的呢。也許，那信恰恰是答中我心的。因為我不是頭腦裏，而是心裏愛着你。

你的小說，是非常——不，等不及似地期待着！

然而，啊——至於死魂靈們對於「活屍」(註一)的騷擾，那是多麼可惡的事啊。又，在這騷擾中，多麼無恥地暴露出了社會——尤其是報紙對於L·N·(註二)的尊敬底缺乏啊？

我爆發了憤怒。那是甚至逐漸要征服我的。珍重。再會。

(註)一、托爾斯泰底戲曲。

二、L. N. 托爾斯泰

四 寫作和生活

你寫着——「你到現在為止，決不會承認：我對你是率真的，而現在也未承認。」但是，我想那是不對的。從十六歲到現在，我都是當做別人的私語底聽者而過活着的。這恰如有一隻眼睛看不見的手指着我底額說：「這里有倒垃圾的場所。」我所聞見的事究竟有多少呢，還是不知道的。而完全忘去那一切，又是怎樣艱難的事呵！

一方面，觸及我自己底個人生活的事情，什麼人也不會承認，而且也不打算承認。我——總然是我。因此，即使我感到心痛，那又與別人有什麼相干呢？將自己所受的傷痕對世間公開出來，而公然地搔弄它，自己挑撥血鬚，對人們表示勇敢，還是許多人所做的把戲，尤其是那有害的天才，我們的杜斯退益夫斯基更曾以較耐厭的方式幹過這把戲；——然而，這却是醜惡的事，也當然是散佈毒害的事。

我們雖然都是立刻就會死去的，但是，世間——以後却還繼續生存着。不過，「世間」這東西，以前會屢次使我看見并使我沾染許多邪惡和污穢的東西，而我，現在也還憎惡它所有的耐厭的地方，并且也沒有接受它。我從世間接受到的東西是更偉大的。因此，我沒有對它（世間）報

仇的任何理由。而且將自己底討厭的創傷暴露出來，使別人發生厭惡的心情，或是掙出命屬的聲響，而震聾別人底耳朵，這到底有什麼必要呢？

所謂「朋友底關係」——這在我們底理解中並不是向對方公開自己底內部的醜惡和污穢。好即使不能完全廢棄這點，至少，這樣的事應該顧忌而沉默，是實在的。

說到現代底寫點什麼的人們，則最近更加討厭起來了；就是，他們或是連襪褲也不穿地往來人羣之中，或是賣弄新奇，而對世間悲哀地暴露出自己底痛苦的立場。而且，他們感到自己底立場痛苦，是因為不知道自己底可以靜靜安定下來的場所。

「你有怎樣的根據，而與裁判我底生活呢？」——你寫着；但是，我決不會怎樣裁判你底生活。我只是說到你底文學而已。就是文學，雖然說到過，也決不會裁判。我只是說到自己合意的和不合意的而已。

然而，究竟怎樣的書本比人有更長久的生命呢？——注意到這點，則書本對於我就變成了比人更有害或更有益的東西了。而且，對於凡俗的我，書本比創造它的頭腦有更深的興味：——這里，我以頭腦為問題，是因為現在人們不知道用心於寫作的技術。原來，所謂「世間」是由種種的事件支撐着的，它（世間）隨着以後的進步而漸次成為確實的，有憑傍的東西。因此，無論

怎樣的人，只要是固執地對世間取消消極態度的人，對於我就是仇敵。

我相信：自己畢生對人生，對人們採取積極的態度，是必要的。這場合我就稱做狂信者也是可以的。然而，許多受異端者，虛無主義者伊凡·加拉馬佐夫式的濫調迷惑着的人們，却交談着關於：「世間」是「冷酷的」，「無意義的」，對於世間「應該採取否定的態度」等極低級的議論。如果我做了縣知事，則我甯可不將革命家之類處絞罪，而打算吊起這類「否定態度的人」們底頭。因為玩弄這種無用的詭辯的異端者們，對於我國倒比帶有「黑死病」(Pest)菌的老鼠更有害。

「莎西亞」(註一)讀過了，那是失敗的作品呢。——既沒有趣味，而且又亂糟糟地。以我看來，寫得好的，只有莎西亞底妹妹一人。你不故弄新奇地寫的只有她一人；而且是進行得很好的吧。但是，莎西亞却是陳腐的無氣無味的製品，不過是俄國文學中已經玩厭了的「斯文男子」之類而已——就是，一身承受「世間底罪惡」，自己做了罪那底犧牲，背負負担不了的重荷，而自己歡喜地鑽進圍欄中，就這樣不能掙脫自己底束縛，往往從八十年代活到九十年代中，而無檢束地嘆息着的羔羊。

而且，在他，平常是完全沒有自己底意志活動的——沒有那樣的力量。只是鬆弛地被別人驅

迫活動，決沒有爲着自己活動的事。

讀而言之，你太文學的了。就是說，你底感情只是冷淡而做作的。你雖然是寫着：「我所寫，我所想，我所感覺的一切，都是我個人的體驗之所賜。」不知道你是否以這話欺騙自己的。所想的，所感覺的，暫時放開——因爲這裏沒有觸及這些的餘裕——畢竟，你恐怕不能確信：「沙西亞」是你個人體驗底產品吧！因爲這小說雖說充滿着俄國現實底種種的事實——但是，事實本身底詮釋和解析完全是文學的，就是造作的，不活的。你總以爲在那關係烏拉爾地方底強佔事件的律師那里得到公訴狀及豫審偵查文件就好了；如果到手了這類東西而讀過了，那末也許還有幾分可以說是「個人經驗」。我倒想使你從這些文件中明白地看到沙西亞底全部生活環境是怎樣歪曲的，格奈多伊一家是怎樣多餘的。現在，我這里也住着位很了解沙華茲基中學生時代底事，并關係他底工作的男子，當然，個人底證言也許因爲它底主觀性底緣故而沒有大價值，但是，無論如何，現實這東西，總必須比你現在所取的態度更認真地去對待它吧。

（假使你願意被處發配伐特加（註二）的流刑，你決然已從你所說的冷靜的「海洋」（註三）中飄浮過來，撞着現實底巖岸而大聲地吼叫出來，喊出人性的怒號，這是一定的。）

你和我是離別了。而且今後也一定更加遠開去，但這決不是因爲我們之間沒有發生私人的關

係，而是由於沒有發生私人關係的餘地。我們之間，私人關係雖然似乎是可能的，但是那却錯了。我們彼此太不同了。我是從側面而來的人，也生活在側面，而且也不是智識份子。——上帝呵，請保佑罷！

雖然如此，但是休拉夫人（註四）不在，却是很可悲的事呢！她是怎樣偉大的人呵！現在我也還愛着她。那眼睛，那微笑，以及那微笑中的不整齊的牙齒，現在似乎也還明白地出現在眼前。牙齒不整齊實在是不好的。

至於你底牙齒則完全是整齊美奐地排着的；但因此却反而乏味。

不過，我既不欲以自己爲道德上的外科醫生，也不願認爲：人們生來就有的東西是能够自由地割掉的。當然，沒有那樣的事。因爲如果是圓鼻子，到死也還是圓鼻子。

我們大家都是帶着生來的鼻子的。本來，這樣的事也沒有一心堅持的必要。至於我底鼻子——那正是這地上最敏銳的，優美的鼻子；因爲這鼻子到處都在嗅探着積廢的氣息。

（註）一、「莎西亞，傑格萊夫」是安特列夫底小說。

二、伐特加是俄國在歐洲的都會。

三、「海洋」用括號，是因為安特列夫有一篇作品也叫「海洋」。

四、休拉夫人是安特列夫底離別了的夫人。

五 「陳舊的感情」

萊奧尼德，說我給你的信是猜疑的，譏諷的等等，都是不對的。——在那信裏面，既沒有，也不帶有任何那樣的成分。

第二封信裏面說到「率直」的話，完全是一般性質的，並非針對你而說，而是針對我國底醜惡的實生活上底特質而說的話。所說「向世間公開自己底創傷——並非是寫你的。「別墅中的人們」(註一)裏面，伐爾伐拉也說過這樣的話，而從那時候起，我已十次地反覆說這句話。又，在「關於現代」(註二)的手記裏也反覆過這句話。

我頭腦裏所想的「率直」——是說誇耀自己底私人痛苦。即充滿在一切俄國文學中的陳舊的感情。這雖然是帶着在生活上海射暗影的禁慾的性質的，從我們底基督教主義而來的東西；但在我國，也是托爾斯泰呀，杜斯退益夫斯基呀，梭洛彼約夫呀——現在的羅沙諾夫呀等基督教底擁護者們所有的感情，而對於我們也是有害的東西。

我說說到猶太底文化，但並不是特別想到你而說的。我未作妥當的說明，忘記了波波夫，哥洛華諾夫及其他和這問題有關的人們底事，而提羅斯拉萊夫之類，是非常對不起的。那裏，我說

到過這點——那是關於街頭文人的。我不會說到：他們怎樣地在將重大的觀念惡俗化。我想着該更多地說到這問題，並且當時打算一定不忘記和你底猶太（註三）明白地區別出來。原來，在我想來，那當然和你底作品沒有特別關係。

勃洛克東西刊登在「知識」上，拿來當做我底沒有首尾一貫性的例——是不對的。刊登勃洛克底作品的，是皮亞特尼茲基和米洛留波夫。在我看來，還和以前一樣，覺得勃洛克底東西沒有刊登的必要。但是，不想阻止；因為我對「知識」的關係已經改變了。當做我沒有首尾一貫性的例，你倒不如舉寫了信給羅沙諾夫一派較為妥當——那裏面是有了什麼的。或者舉我對夏里賓的態度，也許妥當的。因為在這事上，有許多人非難我。

總之，你底信是一種巧妙地充滿瘋狂腔調的東西——不，事實是粗暴的。我以粗暴的腔調寫，那只是我底方式；但是，在你底場合，這恐怕不適合。你似乎並非憤怒我底信，而是憤怒「關於現代」這論文。你一定沒有好好地讀那論文，不，一定是帶着偏見讀的。

我底信即使某一點刺激了你，但比之於你信所給我的「無禮」，則不算一回事。就是，那是一封胡鬧得可驚的信。

我覺得你以那樣奇妙的腔調寫，是非常遺憾的。——那是束縛我底手而攪亂我對你的關係的

東西。我們如果仍舊繼續通信——那末，今後我或許在給你的信中，不能不「尋找婉詞」。但是，那樣的事，在我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我覺得：如果你對我的態度更誠實，更率直些，那末像這回一樣的大誤解是不會發生的。

在某一封信裏對你說的話，我還清清楚楚地記着呵！就是：「我決不會裁判你底生活。我只是說到你底文學而已。就是文學，雖說說到過，也決不會裁判。」我說到了亞欣斯基底事，那只是爲着說明：我和他的親密比之于對我取着太尖刻，偏頗的態度的你，幾乎是相反的。

(註)一、「別墅中的人們」是高爾基早期底劇作。

二、「關於現代」是高爾基底論文，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一月。

三、安得列夫有一篇小說名「猶太，伊斯加里奧台」(一九〇七年)。

六 論爭

萊奧尼德，我確信：通信更使我們底關係混亂。我們對於世間一切的見解太不同了。無論看您那一封信，都只是我想要反駁的話。簡括地說——就因為那些信完全帶着獨斷論的性質。

論爭，等會面之後吧！會面談好些。

斯特林德倍克很可惜呀！（註一）他曾經是一個偉大的叛逆者。

（註一）指斯特林德倍克底死而言；高爾基很高地評價他。

七 關於安特列夫底劇作（註）

我看來，當做批評，可以給你這樣的指摘。

「舊約」並沒有將莎姆遜當做預言者。他只是監視者，只是將自己一身獻給上帝——而宣誓：不蓄非行，不剪髮，不接觸死者的人而已。破了這誓言的時候，監視者就有非剪去自己底頭髮不可的職務。「髮底力」有着比喻的意義。精力，可以也應該解做完成對上帝的誓言的意志力。

其次，不論聖經或歷史——以我記得的為限——都沒將舊約時代底預言者們和王政時代底預言者們關聯起來說。因此，不論稱莎姆遜為「預言者」，為「公爵」或「伊斯拉愛爾王」，都斷乎不可以。

莎姆遜對於猶太的憎惡不可理解。在舊約時代，猶太尚未以國家而存在，只是在死海和亦里斯特里安國之間底巴萊斯坦因沿岸營生的一個猶太民族而已。

莎姆遜底種族——達諾夫族遠離了猶太族，而生活在滑西頓市的約但河間。幾乎不知道，也不會交際的猶太族，莎姆遜為什麼憎惡它呢？憎惡自己種族、人們，一定是可能的，但是，這里却是不能容許的。除了猶太，而將伊斯拉愛爾帶到合理的地方，較為妥當。我覺得這點非常重

要。

不很重要的地方是：——

莎姆遜底鬚剪做阿西里亞式——這既不可信也不可能。菲里斯特里安族雖是阿西里亞族底人民，但考察起來——是由愛格海沿岸移住到巴萊斯丹因的。所以，他們在舊約時代有否採取阿西里亞姆習慣或風俗，是個疑問吧。

「鎧甲」之類，當時一定還沒有；有的只是甲冑吧。

玻璃已經有了，這也是疑問。

猶太式底劍有了否，也同樣是可疑的。他們是遊牧民族，以投石器和槍等爲武器。莎姆遜不說自己的種族（達諾夫族）底事，以及不說自己有妻子，都是可笑的。

最初底二幕很成功——我覺得：第三幕感到似乎太長，尤其是五至八頁。第四幕，母親出來的場面很零碎。第二景裏，莎姆遜底獨自可以取消。

除第一場和第二場，達里拉不很活躍，忘掉她了嗎？在第三場，你有忽略了她的傾向。

阿非梅里約克兩次問她：

——達里拉，那是真的嗎？

——達里拉，你也是這樣的嗎？

但是，她一句也沒有回答。

在我，她終是不可了解的。她藏在心內的倒底是什麼？只是「愛」嗎？這也不明白。覺得想要再給這點什麼——那末，後悔？不，當然不是。倒還是對於人的罪底恐怖，乃至——如果那預言者做了我底愛人，我征服了他便怎樣——為什麼上帝不使那預言者做我底愛人呢？——這樣的燃燒着野心的夢較為妥當。

再，為什麼不將達里拉放在和盲人及母親反對的地位呢？這人物，我覺得並非戲劇的。

法拉對於達里拉的愛，浮彫地寫出來就好了。

加里爾說了許多奇怪的話，我不以為觀衆或讀者是理解它們底用意的。

（註）這信是對安特列夫底戲曲「被鎖住了的莎姆遜」的批評。

三 給象徵主義者

安菲特洛塔的信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

親愛的亞歷山大·華倫契諾維支！

關於「現代人」的宣言裏，有這樣一句：——「在安菲特洛塔底特別的，最親密的參加協力之下發行。」這即以文章論，也覺不大妥當呢。

接着，也用大號鉛字寫着：「由馬克西姆·高爾基底不斷協力。」
這樣的事是無用的。

切望您對他們講一下：必須停用大號鉛字，并取消「不斷協力」這句。——因為這完全是不妥的。我底名字要和別的人們底名字並列地寫，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而且，我在自己底作品上署名，沒有寫「馬克西姆」(Maxim)的，永遠都只用「M·高爾基。」因為「M」這字母，在馬爾道菲姆沙伊爾，乃至姆拉科倍斯等名字裏都可通用。

對不起，請原諒。——但，我所要求的事，希望一定給我說到。

2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

我親愛的亞歷山大·華倫契諾維支！

在十二月十四日的「談話」報裏又發表着那可悲的宣言，我再抗議用大號鉛字和「不斷協力」。

我以為，要使發表宣言的人們想起：由丘可夫斯基底論文所引起的，「談話」報和「現代人」雜誌底糾紛。那樣的事不是可以再來第二次的。可是，這樣弄下去，却不一定不會再發生糾紛的。這事，您自己也好好地判斷一下看！然而，我為什麼要「不斷」呢？我是從來沒有作過「經常」的契約的呀。因為這對於我，也是不可能的商量。

您好。

A·配休可夫

那可悲的宣言對我底妨礙是非常重要的！

3

（一九一一年十月）

我親愛的亞歷山大·華倫契諾維支！

當然，我決不打算「組織小集團，將「現代人」抓到自己掌握中。」因為我不以為我是能够做這樣的事的人。

我抄了您第二封信底第一部分（包含「這是我所能說的一切」這句），同時打算將這場合必要的一切，都通知契爾諾夫。契爾諾夫雖然到這裏來過，但是關於您底第一封信，他當然還是什麼也沒有說。

親愛的亞歷山大·倫契諾維支！請容許我表明：我對於這些事件的見解。我被種種的圈套包圍住，而且也有人歡喜用那看「俄國歷史底強大勢力」的社會民主黨員或社會革命黨員們底指導者的眼光來看我，這樣的人們，我也隨便地容許它。不過，今後雖然恐怕也要拒絕這包圍，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比较更加孤獨的，依據我底深深的確信，覺得我們必須放棄個人的利益，而從事集團的工作。在我們做了構成員的這國家裏，無政府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們還是佔着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堅確地相信：在這樣的國家裏，只有親密的，有力的，集團的工作，能够很好地喚起我們底必要的社會的共同精神。

您底第一封信詳細地論證着「雜誌必需獨裁」，但我覺得您又有着和那信所表明的不相同的思想。

說老實話，您底第二封信對我是出乎意外的，我看來，覺得這信和第一封信完全相反；不過，啊，這在現在並沒有什麼大不了。

這既有害，又不穩當的混亂，我覺得非常意外。不過，今後雜誌如能復元，那麼，我想以後還是有趣，會受讚賞的。

再見。珍重！

4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親愛的亞歷山大，華倫契諾維支！

「基愛夫思想」底編輯部——是一個集團。

還有，實際，我在克該里那里並非同人，這點，您也應該知道。哈伊佛茲出版了什麼，我

點也不知道。

其次，我說離「新生活」和「萬人的新雜誌」，您已經知道，而且我也寫信告訴過。這樣，您所說的就完全失去了根據。

「因什麼目的」這問題——在這場合是不適合的——還不如問我「爲什麼？」吧。

但是，關於這問題，我已經向您說明了。

「現代人」第十期裏，刊載着我給您的私信底一節，第十一號載着最初的申請，但抹殺了最後一句；這當然不是值得提出來說的。可是，這却保證了今後我自己的權利——要排成鉛字的就排成鉛字，不想排成鉛字的就不排鉛字——不致被破壞得比還回還厲害。

關於我底「親密地參加協力」，從那宣言發出的時候起，就使我爲難。擴大地宣言這點，我是抗議了的；我當然知道您還記得。我雖然沒有另外在報紙裏發表宣言，但是對於您底意見——我說這雜誌一定要發生糾紛，——是難以贊同的。

（註）十月革命以後，國家文化政策還沒有確立，因此有許多孟雲維克傾向的雜誌出現。安菲塔特洛夫所辦的「現代人」也是其中之一。這些雜誌想很巧妙地將高爾基底名字列爲同人，以號召羣衆，并逃避政府底干涉。列甯很擔憂這點，勸高爾基脫離這些雜誌。高

爾基接受了列甯底勸告，逐漸脫離了。這幾封信都是關係這問題的。

安菲塔特洛夫曾責問高爾基：「因什麼目的」要脫離「現代人」，同時却還爲「基愛夫思想」(他認爲這比「現代人」更私人化的)寫稿，并和克該里哈伊非茲等人發生關係？高爾基最後一信就是說明這些問題的。

(一) 蕭伯納給高爾基 (註)

啓者：

在寄這道「徵聘書」的時候，我感覺到必須將我底深深的願望加在一起。那就是，在「莎士比亞紀念文集」裏面，如果能够將俄羅斯最著名的作家——您底尊號一起列入，那是我底無上的滿足。無論怎樣短的文章，如承寄來，都以誠心的感謝來接受。敬致

馬克西姆·高爾基先生。

蕭伯納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註) 這信是莎士比亞四百年紀念時寫的。

(二) 高爾基給蕭伯納(註一)

尊敬的蕭伯納：

瘋狂的戰爭正吞噬着地球上無數最活動最有創造力的人們，而您却屹立於這戰爭所喚起的緊張的漩渦之外，這可喜的風說傳達到我底耳裏來了。

如果您容許我說老實話，那麼我要說：——在被世界的殘破局面弄得耳聾目瞶的歐洲人當中，會發見最勇敢的人們之一的您，這是我所沒有預期的。

說到安格羅撒克遜族底懷疑論，當然是一種迴避世界的好東西，人們似乎都說這是由您傳播到全世界去的，所以，在您——蕭氏恐怕也都承認這大多是天賦的。

這些話，希望您不要覺得不得當。因為我對您的尊敬心以及感激心使我說出這樣的語。

無論如何，我要請求您一件事，那不是別的，就是希望您一定為我和我底同志——國際主義者們所辦的雜誌(註二)寄一篇論文來。對於現代英國情勢的意見，以及對於英國底將來的推想，洞察，如沐見賜，都是很好的。

您是社會主義者，所以我料想：您當然明白人類底某一部分現在最需要什麼。所謂某一部分

，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照透了他們底精神力的人們，也是——在現時底條件下，不備尚未失去改造生活的希望，并且因受這類可怕的條件底刺激，而更加強固了今後改革生活的信念的人們。

親愛的蕭啊！希望您拯救我們俄羅斯人，并將光明給與我們底同胞。——這也就是您現在所傲的偉大工作之一。

陶文爾寄我斯特克荷姆底住所。

如有了條件，請即告知。

（註一）指「年刊」。

（註二）這信是世界大戰中所寫的，當時高爾基和「年刊」有密切的關係（「年刊」底「海外」每期刊登外國作家們底評論；這時蕭伯納恰巧發表了「戰爭常識」，引起了全世界底注意，高爾基特地為「年刊」向他討稿。

(三) 高爾基給蕭伯納 (註)

親愛的蕭伯納！

因爲病（扁桃腺炎，）不能緊緊地握住到莫斯科來的您底貴手——勇敢的鬥士底手，最有才能者底手，我覺得非常遺憾。您生活了一世紀底四分之三。而且，您曾無數次地，以您底敏銳的才能，抨擊人間底保守主義和卑俗。現在，我在十分尊重您的國家裏，在對嘲罵您的世界開始偉大的鬥爭，并引導這鬥爭趨向成功，趨向將來底勝利的人們當中，萬分欣喜地知道您正度着您底第七十五年底時日。

馬克西姆·高爾基

（註）這是一九三一年七月，蕭伯納訪問蘇聯時寫的信。發表於這年七月二十一日發行的「真理報」。

(C)版初月五年十三
(S)版四月五年六十三

給初學寫作者

原著者 M. G. O. R. K. Y

繙譯者 以 羣

發行人 黃 洛 峯

發行所 上海四川北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
讀書出版社

分發行所 重慶三聯書店
各地聯營書店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五元七角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2000)

#1.57
1002-214
(21)

\$13.700



基本定價

\$ 5.70